

碑

釋

德政

文苑英華

八百六十二至八百七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一

釋十二

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一首

尤溪大師碑一首

潤州天鄉寺雲禪師碑一首

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

李華

惟和尚輪王梵嫡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
後其先自中天迴因難分八此無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

和尚生有聖姿早兼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
睹諸尤舉兵構亂不得已而後征之接刃中體捍輪傷頂
軍以順勝尤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群臣曰向者親征義斷
恩也今以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尤固求入道太后哀
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得殊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
沙建塔誓一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舶往中印

度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萬里與商人同
遇群盜沾於併命和尚慰帖徒侶默誦真言七俱胝尊全
現身相盜果爲他寇所藏寇乃露罪歸誠指蹤夷險越窮
荒喻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即和尚妹也
和尚服同凡品而徒侶以君禮奉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
足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雲布蔭一境丕變於是發三乘
之藏究諸部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理得
師子之頰伸名振五天尊爲一有聖字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
泉源衆聖之都會乃捨寶珠瑩大像額端晝如月魄夜則
光耀僧有達摩鞠多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
四十許實二字一已八百年也和尚投體兩足奉爲本師鉢
中非國食示一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溫粟飯餘煖愕而
歎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

速也會中盡駭而和尚默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馬寺
重閣新成吾適受供而反汝能不言真可學也乃授以懃
持密教龍神圍繞一作森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頌即
日灌頂爲天人師稱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爲戒定慧外
爲經律論以陀羅尼而統攝之惟陀羅尼菩提速疾之輪
不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夫慧照所傳一燈而
已一作殊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薩

一作金剛惣攝於諸定向月懸同於法身頓升階位隣於
大覺此其旨也和尚遍禮聖跡周行大荒不悔艱難每所
三至爲迦葉剃髮受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山有猛獸前
路深入山穴穴明一書有牟尼立像左右侍者色相如生
中印大旱求和尚請雨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淨瓶一作
持軍注水於地中感咽於雙樹之下問徃昔於佛世之人爲

者不言十問一作聞其一鍛金為貝葉鳥大般若鎔銀起窳
堵波等佛身相母后謂和尚已化淚竭喪明又寄疏問安
朗然如故大雄滅後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尚
皆隨所執乘喻破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雨
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滿器什異學之旗鼓達心王之
勝幢使其以金制狂即身觀佛大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
緣可以行矣乃頂辭奉下至迦葉濕彌國中夜次河河無
津梁浮空以濟受請於長者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大
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尚授以名衣乃升空而去
至烏場國有白鼠馴逸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而
可敦了請法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為金字列在空中突厥
之妻一作宮人有以手按其乳乳為三道飛注和尚口者乃合
掌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悞舉刃三斫支體無所傷斫

者唯聞銅聲而已至雪山天池而和尚不愈

疑作本師

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父離諸相寧有
病耶言畢而冲天則洗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
夷人貪貨率眾合圍乃密為心印而蕃豪請罪至中國西
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中州禮
足而滅以馳負經至西川淑龍沙陷馳足没于泉下和尚
入泉三日止龍宮而化之牽馳出岸經無霜濕睿宗道尊
德盛立契無為詔僧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俟
來儀開元紹繼一作興重光大化聖皇夢與真僧見其姿狀
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止與夢合符天子光
靈而敬悅之飾內道場尊為教主自寧薛二王而下四字
皆跪席捧器為師賓大士於天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
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此為盛

有術者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劾其神異和尚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施矣其餘祕要代莫聞也累請居外勅諸寺遙迎隨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後奔走華夷和尚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

蓮華開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自有其人矣法侶高標唯尊奉長老寶思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慧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尚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儀而身心自在不離坐

席一作宴生

而願力俱圓有未畢應觸應無礙故衆妙懸解藝能兼於百工大悲普薰草木同於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

院鑄金銅靈塔以此功德應緣護世手爲模範妙極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防笑而言曰無可爲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既

成瑞花飄席前後奉詔襍早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諸

耳目矣從容上請大庇緇林正法之興繫於龍像信也表

求還國優詔不許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脅累足

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淒涼天心震悼

詔鴻臚卿李峴威儀賓律師護喪事以某月日葬於龍門

西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寶思

畏一作畏

禪師榮陽鄭氏

明畏禪師琅邪王氏皆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爲樂說

之辨妙用即禪那之宗入和尚之室唯茲二人而軋元之

歲再造天維大君心證無緣之悲躬行不匱之孝由是釋

梵危蹕天龍濟師凶穢掃除人祇清淨位光付屬教大興

行二禪師爰以偈頌刻諸金石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慰

門人感慕之心有同顏子喟然之歎其文曰

釋宮尊種龍扶出池捨位成道爲天人師度微塵寰行甘

露慈仁消大怖辨洗群疑法本不滅今于得之隨方演教
聿來中國帝后承迎天花滿穢懽喜園花惟聞薈蔔百千
萬億調伏其心灌頂在昔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深
因於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石室金棺此閉式瞻
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密歸我者因因明悟實

故左溪一作緒大師碑

前人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
左溪左溪傳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慧明其先北地泥陽人
漢魏大族隨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爲東陽義烏人也自江
夏大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爲諸佛化身杳
不可測左溪一作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上德毋
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溪心靜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
矣辭家入道兼綜群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剃

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

師尚一作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

宴居左溪因以爲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

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於一作于所居一方建立精舍約

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大迦葉之頭

陀舍利佛一作佛之智慧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由

一無此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趣異名分流合體舍利佛先佛

戒度佛以心法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

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

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

又授大智禪師大智一有禪師二字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

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世至璨禪師璨又授能禪師今南

宗是也又達摩四世一作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牛

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慧文禪師學龍
樹法受慧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
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
陽威一無大師左溪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荊州
當陽傳真一作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溪所傳止觀
為本祇樹園內常一作當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
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修空有皆捨
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像一作至底
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
難修上法易證上法難言謂左溪為有則實無所行謂左
溪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溪因恭禪師重研
心法唯一無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
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大一無不可名也

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鉢
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
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難一作左溪杖錫指揮工人聽
命如從舊貫一作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
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為
心本汝一作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戒春秋
八十二僧一無夏六十一一作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花
一作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溪居寶閣第四重者寤
告其隣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廣度人
天既茶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溪某原尊像法也城
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原申求慕也左
溪僻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衣一作掬泉而齋如繒纊
之溫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騰猿跪捧一作

群猿來捧宴坐一室如同一作法界之樂一作蕭然一院等他方

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為

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

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遼廓

至若旱蛙躍流警犬能視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

而漁者壞罾梁舉其暍一作然曷可殫載第子衢州龍丘

九嵒寺僧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

僧玄靜一作棲嵒寺僧法開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

僧開左溪之祕藏常州福葉寺僧守真杭州靈曜寺僧法

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道源一作淨安寺僧惠

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醍醐飽左溪之道味入室弟

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專

一作傳左溪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英絕一作理應歸國

化行東表弘左溪之妙願一作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

等菩薩一作提惠牙霑左溪之一雨清辨禪師等荷擔遺烈

見請斯文銘曰

慈一作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或設

衆生未度我為舟筏將如趙代空一作望荆越趨道云何

知之在行殞煩惱鷺歸一作寂滅城不位之位一作無

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不迎潺湲左溪東入蒼海青松白

月一作人亡地在四輩盡衰時手不待頌德空嶺劫塵一作

無改一作皆唐文粹

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前人

東南必芻之上首曰長老雲公報年若干僧夏若干永泰

二年某月日涅槃于潤州丹徒天鄉寺人天痛慕江海寂

寥御史中丞韋公元輔一作頃臨潤州嘗申跪禮無何常兼觀

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來修謁問長老曰如來遺教付囑
仁賢貧道有檀像一龕敬以相奉意深言簡聞者悽然韋
公致別之明日長老繩床跏趺無病而滅一呼至矣哉昔
支遁與謝公爲山水下遊之遊竺法師與王度爲死生之約
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得天師於牧馬求善法
於鬻香不可不敬樂羊以食子見疑苾芻以草繫成忍不
可不仁智瑤死於大縣頂生退於釋宮不可不廉留侯先
期而黃石悅玄謀懇乞而觀音降不可不信學此四者次
爲教端內訓緇褐外化群品其餘觸類而長道遍恒沙長
老法號法雲獲度於神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都之望
出於姜姓左右宣王詩所謂惟岳降神者也曾祖寧皇朝
考功員外郎祖靖睦州遂昌縣令父儉不仕以復楚之忠
烈相韓之勲伐蓄靈韜曜鍾美後人長老童牝入道誦法

華經景龍歲受具於本州龍興寺玄昶律師由是萬計俱
圓名冠同列與鶴林絢律師偕往嵩穎求法於大照和尚
以心眼視徹見無邊界果在掌中隨心舒卷喻菴羅熟終
當自知此其端也道在兼愛故無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
老曰歎甘露者當淨其身有涉道未弘來問長老曰菩提
爲寶耶無智無德涅槃爲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景禪教
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弘莊嚴佛教像飾同日月之
照厨供盡人天之福積若山川流一他方凡聖去來緇素
皆以天鄉爲中路之化城也夫三界爲牢鬼神同死桎梏
轉輪無解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即衆生之躰大法
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爲真語同音半字寧爲妄說
如來毫相始於東土菩薩求法遍在西方慈悲之間固非
一致若乃昆明劫灰夏時同學化來周穆之歲星隕魯莊

之年甘泉——金之人祀伊存浮圖之說謂之爲妄則常情不測謂之爲實則迂闊難明立定衰之時書隱桓時事憑舊史之文猶未之詳况超乎視聽之外出乎名言之域固宜然也國史傍錄徃徃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玄老云吾師竺感厥軋後夢孝明漸于中國楚王英尤敦此道嘗奉繡贖罪詔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其還繡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浮圖仁祠即塔廟也潔齋爲誓即禮懺也伊蒲塞則優婆塞也至魏受禪洛陽宮中有浮圖毀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擲水生光由是移於道車廣開禪室僧會揚化於三吳惠持演教於三蜀震耀聾瞽無代無之法壞也因蓋吳周亂之積其後也賴曇休堅持之誓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承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爲最上乘南方以殺害爲事北

方多豪右犯法故大通在北能公在南至慈救愍曲無不至其餘則澄公威神止石羯之虐惠始定力峻赫連之暴淨檢尼部之初曇柯律藏之始道安垂範羅什詮譯惠遠道生闡教於廬匡枉渡寶誌著異於江浙公之慈靈鎮攝智者之遵揚真極法膺昏季在壞尋舉稠公之衣而定興廢驗仲尼之記而崇建立唐撫運同符聖覺中州徼外人智如林玄裝無畏繼興夷憂疑作夏不可悉數舉甚疑作殊尤長老既滅門人僧某等戒還本原智人無學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鶴林寺西江湖晦冥道路悽慟初吏部侍郎齊澣採訪江東見天鄉殿宇傾圮執尸完葺乃請禪師與絢公謂當寺僧軋勗得堅固力求真實智軋元初奏請天下一一作十五寺長講戒律天鄉即其一焉爾後率同心願善繕理禮部員外郎崔令欽常爲冊徒宗仰不怠于何吳越

震擾緇侶竄伏長老挺身於戈劍之間宴坐於虎狼之口
大浸不溺大火不焚天鄉獲全長老之力也韋中丞以句
容令田少文悅長老之風弘無生教故託句容護辦葬事
刺史韋公損奉善遊甚深之旨行菩薩廣大之慈大理寺
直兼丹徒令史坦性淨道周如潤州之者疑長之兄弟之子
曰堂構為當代詞人修在家梵行與門人俾卑贊德於萬
斯年其文曰
至哉玄德高標法流法而不着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寶
調柔黑夜生月驚波起洲洲淪大浸日落中夜方外常在
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受化從受
化已委順知時諸佛如是——今得之清江朗月古木仁祠
以我遺法為人導師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一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二

碑十九

釋十三

揚州龍興寺律師

二字一作經律院和尚

碑一首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一首

東京大敬寺大證禪師碑一首

揚州龍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李華

菩薩調伏身心具一切智調伏心者為定慧調伏身者為
律儀假煩惱而後有身心有身心而後開知見權衡並用
何莫由之如來於鹿野苑中為五俱輪始開此法持律第
一有優波離如來謂戒為性源因定見性定為慧本因慧
得常不依科教無所成實乃宣告四輩攝護身心命以優
波長老集毗尼藏以優波無緣此土摩訶迦葉塔迪當來
而付囑之興禪同祖者數世去聖滋遠枝剖條分今學者

所宗四分爲盛此間有教息諸觀以攝亂意是蓋禪那之
蓋觴也夫沙門奉律猶世間行禮若備中和易直之心而
無升降周旋之節於爲義非爲義非爲半人恭惟世間皆
歸佛性體無分別俱會一乘勝沙法豕蝨爰傾海水明徹寶
器方貯醍醐禪律二門如左右翼和尚執持戒律兼修定
慧恩制落染爲人式瞻六十年矣和尚法號懷仁其人也
惟天寶十載十月十四日晨起盥漱繩床跏趺心奉西方
既曛就滅於龍興寺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二緇素弟子
北拒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
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福州開元寺僧宣一常州興寧寺僧
義宣杭州譚山寺僧惠鸞東京敬愛寺僧璿光潤州栖霞
寺僧法瑜僧乾印潤州天鄉寺僧法雲揚州崇福寺僧明
幽正光寺僧靈一龍興寺僧慧遠等天下甘露正味調柔

人中象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峰頂
仰見清涼之日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盈滿
罔不成實樂說辨才得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法
施之恩重群居之感深哀奉色身經始靈塔于某原像教
也幽公自幼及衰所親侍靜言玄梵俯託斯文試言之曰
先施婆者分於一名摩醯目者夾於三默衆法歸善群緣
體無道豈遠人弘之在我外離諸相猶行邪道內度四生
方爲自覺至若調牛良田唯待天雨渡馱巨海荷護持囊
喻夫靈藥毒草同在林中甘泉淤泥共生地下疇能了達
惟我宗師和尚太原郭氏厥後遷於淮左孩抱之歲誓齒
道門親慈所種志不可奪因瑤臺成律師受具戒律文有
徃哲所疑時賢或誤一言曲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
聲振京師如晞日月諸寺固請綱領乃默而東歸旣還揚

都俯允群願常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意輪陀羅尼般
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如謂天台止觀色疑作一切經義東
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忘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
寒不加服暑不攝齊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施捨歸於
太衆一身有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復路出惟揚
終歲百數不踐門闕以爲大羞仰承一眄如洗飢渴和尚
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於敬佛
教儒行合而爲一慮學者流誤故親校經論延來者聽受
故大起僧坊將警群迷故廣圖菩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
濟衆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法皆佛法兼採儒
流以我慢爲防故自負衣鉢以規範爲任故網正緇林發
揮道宗故上紆眷禮以感慕遺跡故不遠他邦以龍象參
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黃門侍郎盧藏

用才高名重罕有推挹一見和尚慕味循環不能離坐退
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當人黃門於院內置經藏嚴以香
燈天地無疆象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先吏部尚書畢構
少府監陸餘慶吏部尚書崔日用祕書監賀知章禮部尚
書裴寬中書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琯中書
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澄詞人況水尉王昌齡等
所瞻奉願同灑掃建塔之地廣狹如素高卑得中周臨
四衢平觀千里門人環蔣列相薦以名香空曠寂寥以哀
以慰夫子門人輕重諸侯之國如來弟子皆爲釋梵之師
敬悅其風以偈銘曰

佛境無二佛心皆一隨其根源乃起禪律持戒外將觀空
內謚是藏私耶衆僧祕密昏醉億萬求醒者稀如來戒定
與爾爲歸往空因戒垢重初微彼上人者深乎道機真空

不生妙果無得開明戒定洗去怨賊衣染波利鼻聞薈蔔
白月正圓如何昏黑昏黑既已四輩號咷不見金觀空圓
白毫月明江閣木落山高迴野孤塔群心鬱陶訓迪真子
森然剎達阿難必芻迦葉菩薩仙髮承足諸天奉鉢智火
邊燃獨留緇褐月苦淮甸風悲楚川千株茂樹百道春泉
佛日長晦浮圖巋然哀哀龍象大梵群緣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前人

道行無迹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
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不二
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慧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
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涌一作
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兮以遠近思惟而不窮知
德一作皆空為真實際大悲帕寂遍撫群迷月入百川之

中佛匝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
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
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
者那羅延身銷一作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
師大師延陵馬氏請玄素字道清崇高紹興於法位一作外一作胃一作經
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獸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
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亂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即日獲請
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隸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
戒光延一作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
四騎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毫際臉口若方丹
目不顧睇聲侔扣玉入南牛頭山事威大師撞鍾大鳴入
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數塵勞聞一知十未
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最堅比師子之無

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慧風吹雲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
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
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粟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
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心心一字無調伏自
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
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
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
在言通懷壞作帝釋輪終爲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
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
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
善見色身而獨得我無示爾一作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鹹酸
口不言寒暑身同地地一作水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
衆生之往來貴賤怨怨一作親是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

同於糗糒奉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

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闕文二一字無此汪法一作密請至京

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斯茲一作馬供養有屠者恣刃

忍一作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伏悔一作

求哀大師受之又白曰言一作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衲

衣跣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搖至是如其懇求乞一作

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無

生無滅生一作不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

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

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渡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塞途

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無住捨

禮部尚書李愷時爲揚州牧齋心跪謁爲衆唱首望慈月

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趨佛

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爾堅牢無非
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戒鳴
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位者可思
量不一作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幢
幡一作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金
禮一作身建塔於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
禮率衆申哀一作江中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
涅槃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潛慟天地
晦暝一作又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徊翔而
一無有情無情德至皆感一作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
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信大
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請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
別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

實皆成汝能惣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
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頌錫而靈泉滿一作溢東夷西域
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
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
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
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
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惟海公
求一作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泫然
長慕僧慧此無端等蔭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
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
史劉曰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州刺史徐嶠
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昭禮一作故
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縣令葛一作齊融

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
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
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
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現膏漬炷然光明

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瞽惟吾大師息言成教

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因一作日心寂道與人隨

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無一作非垢去何淨除身心宴寂

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

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

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露塔滔滔

遊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王縉

醴泉湧而蠲疾寶炬然而破闇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不
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之心
密游聖境或宿植德本大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用弘開
示非慧見孰能知之大德號曇真姓邊陳留開封人也厥
初爲孩稟和特異亦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耕桑未嘗問
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豐屋何如方丈馳良馬何如振
錫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虛白食珍者豈觀
飯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去何戰旣勝矣出門絕迹潛
嵩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
律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者仰之爲師久而歎曰大
聖要道一存解脫不入其門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
泉源詣長老日照醒迷解縛開心地如毛頭掃意塵於色
界從此日益惟師能知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刹那有急不住

以至於大寂無作以至明恒用我正無所虛空未爲廣我
照能遍日月未爲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在作
見等是身無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
爲未出心景彌勒深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
拱手再見而分座問之於了答之以默俱詣等妙忽合自
他梵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
顧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寶歸出宅諸子俾稱所
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亂
兵蜂螫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豺狼仰瞻
而讚歎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厄久以
忍言說不得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一作衆無
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邁種福也夫修行之有宗旨如水
木之有本源始自達磨傳付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

傳弘忍忍傳大通大通地大照大照傳廣德廣德傳大師二
授手一一磨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唯聖智所證非思議能
測也大德既捨眷屬竊爲沙彌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稱浸
遠歸向如林天寶八年緇侶領袖舉以上聞乃蒙正度初隸
東都衛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充大德遷彼興住此有緣非
無因地雜人天之會法如雲門之施衆有塵勞之悟寺盈河
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賢則喜利
往者導之以鍵觀奧者辯之以正在定者誠於貪悟所覺
者使之以視作遠視作彼來學如菴摩勒果冀其出世如優
曇鉢花齊我者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跌坐
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四十哀纏門人悲及塵衆樹爲
之變色獸爲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土蕭索其年兀月葬於
嵩岳寺之北阜大曆二年有司奏謚上聞惻然乃賜號曰

大證禪師縉嘗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又於廣德素為知友
大德弟子正順即十哲之一也視縉猶父心用感焉以請
因緣為之強述銘曰

上德不得興慈連悲現於濁界俯為人師以我無思破彼
盡思爾方厭俗我則隨時由多分別妄知垢淨根不緣塵
象豈染鏡法不可着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聖文字
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語汝隨宜說方
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寂寥松栢所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三

碑二十

釋十四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一首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一首

虎丘西寺經藏碑一首

蘇州乾元寺碑一首

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

封演

先王立清廟修百祀所以展嚴禋析景福今釋門之有塔
寺亦像教之崇建福焉或謂之仁祠或謂之精舍或謂之
伽藍或謂之招提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河朔之州魏為大
魏之招提開元為大開元者在中宗時草創則曰中興在
玄宗時革故則曰開元道無常名隨時而已矣寶應初歲
王師北伐奮其威武或以火攻東軒翕其延燒積薪吁其
可撲由是寺門夷蕩鞠為灰燼緇侶往來莫庇風雨耆老

興歎衣冠疚心共甘沒齒不覩興復洎開

一作國田公之

在魏也勤四封之人而撫之閱三軍之實而補之戎務之

閑詮于衆一作僧曰彼道場勝地麗譙餘趾堙替曆稔未之

克修吾儕闔廬猶設鍵閉矧乎尊像之所在福田之所植

臺觀有素其可闕焉始吾之來有意於此惟是緝綏申儆

以供禦上事故未遑也今原野墜府庫實吐庶安車徒逸

而締構不備豈吾心哉即持俸錢遠度山水匠伯獻藝役

夫儻功時大軍之後良材一罄龍門上游下楸仍阻公乃

使河中府以營建之旨咨于台臣精誠內馳萬里潛契山

不吝寶貞松大來炎涼未再水濱如積驚和嶠之千丈慙

慶氏之百車操繩墨運斤斧者得以功成而不溷亦由材

之備矣既立三門鎮之層樓又象雙闕校之連閣薨宇若

畫棟桴干雲萃投蓋而靡及羸抱闕而方啓上可以迴眺

百里覽川原林麓之富下可以俯瞰萬室察舟車士馬之

殷崇崇乎信一時之壯觀而全魏之卓絕也初樓之經始

僧徒皆盛以爲舊制已廣後難繼也迨樓之集事僧徒皆

喜以爲有加以前無不及焉其中長老或涕而言曰此寺

自神龍至于寶應五十有七年而遇焚毀自寶應以至于

茲十有三年而復舊物非夫上天悔禍諸佛護念則前功

幾於泯絕大功不能爲謀尚何見斷礮之制丹雘之飾煙

聚霧合聲馳響應若斯之神速者已是知田公之勇於信

施極於修葺非人力也如來付囑大臣有旨哉公頃曾入

寺虔恭作禮有舍利兩粒降于其瓶光明圓淨瑩澈心目

蓋舍利者非常之瑞雖一粒二粒乃至多粒供養功德以

全身等公遂于寺內起塔二所而分葬焉入塔之辰見祥

雲靈鶴徘徊其上百千人俱歎未曾有得不謂道心純至

而冥祐荐委耶公又以此等經典舊多残缺哀彼學徒訪
問無所乃寫一切經兩本并造二樓以貯之三四五佛初
中後善龍宮所不備矣耳所未聞莊嚴圓滿卷秩充足其
闡化之方有如此公體資海岳德邁人天深了因果高謝
結縛復於此寺度幼子一人俾修淨業以傳法印妙莊故
事穰祛一作法前軌既歷多劫公能繼之其樹善之規有如
此嘻達三門惠也製雙塔誠也繕群經智也度幼子慈也
有一於此且長享百祿慶流後裔況能備茲四者加以氣
攝貌豹心雄鐵石一為蒼生之父母一為天子之股肱受
登壇之寄畫雲臺之像未去多也公令弟御史大夫兼貝州
刺史北平郡王庭琳雅量冲遠天姿穎出內安黎庶紹龍蓋
名外鎮封疆弘魯衛之政公愛子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悅
駕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綰從子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昂

等皆才傑而妙器周而敏卓然自立克茂家聲如龍如虎
森森翼翼豈必觀懿氏之兆而後識其昌聽卜偃之說而
乃知其大論者以開元天寶以來北平士望腰金拖紫者
多矣未有如公弼諧帝室惣統方面侯王將相萃於一門
數十年間光華照灼雖方召衛霍輯寧周漢垂名行素曷
以過之寺主僧法敬昂疑作昂公所度之子也幼而聰達閑
於禮訓求封君之錫土慕太子之踰城上座僧志高都維
那僧道圓及諸徒衆等並精通妙法堅持密行名稱普開
威儀無缺遠則澄什繼踵近則福寂比肩莫不飲公之微
猷承公之令範懼瓊琚之匪報思鼎鼐之有銘聿相與轉
石山足立碑門右以無忘我田公之茂績其詞曰
碣石巉巖滄波冲融蘊茲間氣生我田公道可濟時材任
理戎擁旄杖鉞作藩于東八座爰陟三台累踐人臣寵榮

今古或鮮祇率常命式敷彛典殊勲載崇真教日闡三門
峩峩舊址已傾刊木萬里匪公誰成雙塔嶷嶷先規是呈
運甃千夫匪公誰營無量法寶允資流布有梵有室一作堂
所聞必具無量眷屬允資佛護若女若男遇緣則度儉德
凜如清心澹如傾家以施內不留儲恢我佛乘壯我禪居
未綏福壽其樂只且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皎然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願大造人天張無生極宗懸衡於
群教之表自第一義諦皆我之遽一也况儒墨名法道家之
流哉教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即其人也大師諱道遵
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勲茂德世爲吳中右族大師夙
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關其心聲塵未曾觸其性其
年二十詣天竺威大師首宗毗尼依佛教也常愀然而歎

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真山
哉先大師則不然觀萬象無根我獨以無生一念覆疑山
之峻知四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室是遠
而悟者天隔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霈然而東與
生靈滌心觀天地更始正士自摩騰已降持法有如關中
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旄一作髦士亟歸乎哉如凱風微
陽嘉禾先發北齊惠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性之教即我
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承也惠文傳南嶽南嶽傳
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
如懸帝網不出正念無遺郎中盖如來一斯教之局鑄
也天下一作天弘經士窺我宗者不得其門而入天台去
世教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雲傳東陽東陽傳左溪左溪
傳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事具諫議大夫杜正論教記

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凋折而苦
節不衰時有晦明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我衷嘗從
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者不至民
何咎焉吾恐大教未周群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
徒得無過乎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關經院以燭繼景
揚大椎慈聲蓋平生之願歟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
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群峰合沓以就
我當大藏而孤峙疑天作以待一作得用此持經之境也及
以清晝山空杉吹不動真念凝手寂寞經聲在手窅冥此
持經之心也大曆元祀州將韋公元甫兵部尚書劉公晏
侍御史王公圓開州刺史陸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
迅大理平事張公象境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
聞詔書特下署名曰法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惠曰昇

于天乎自江以東摠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舉精冥
德二十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無緣慈眼極一觀四
生多溺空見乃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明智身不有法體非
無將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多寶妙塔開淨土當生之業
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聲得記方等四部得嘉一作喜
廣教盡收一作收無垢淨光蓋是如來極開方便跡雖有作
功乃無爲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之福又寫天台一教溢
手道場真詮昭昭與清景不極大師有言佛法壽命其惟
常住乎不存我法安寄於是置莊二所世田爲義俟嘉穀
以登身田是修期聖禾不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
事理雙全哉物役我慈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
機講法華玄義天台正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
願盈手石室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

大明上燭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異日問天台然公公
曰智惠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
華道場忽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
不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
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於支山本寺嗚呼象
法梁壞苦流增波無數人天從今何怙初當寺蓋公輪公
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日驕陽
久馬嘉苗若燎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黷亦我法陵
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輪法盛道欣可入如來之室豈唯
宣父之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人猶子靈源等
高志警拔德隣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大乘以基性雖後
學夙聆德聲曷云不騫貽諸樂石銘曰
弘澄吳江靜幾於道清氣蓄焉誕我僧寶泐泐大師與道

爲蕃義天無字慈釭不昏巋然支山繫公所履建塔闢院
夷荒而址乃基靈峰靈峰崇崇乃啓秘藏秘藏彤彤天色
在下日輪當中真經無言至象非象眞理徹性不昧不朗
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嵯峨有時而裂香樹偃蹇有時
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示滅何之天泣人悲高丘漠漠
細雨霏霏隻履西去相逢是誰見海未乾疑山尚阻囂囂
魔民爰得其所吾所寂寥空留法語入室數子皆弘我經
安公如月遠公如星恭恭秩秩釋氏儀形塔亭亭長在
寒樹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飄苦雲與我爲喻

虎丘西寺經藏碑

顧況

闔閭之葬海浦一作湧也水銀爲溟渤黃金爲鳧鴈精氣爲
白虎是名虎丘東晉王珣王珉捨山造寺生公忍死待西
國經來之所也山中塔廟叔父有功叔諱七覺字惟舊容

相端靜神龍初八歲剃度萬言一覽學際天人嘗以唵啞
一作林萬法之母法從數起乃讀外書小餘大餘以為證
據維摩所謂通達善道法華所謂通達大智况受經於叔
父根鈍智短曾不得手少分多一作至德二年示終本山付
囑門人澹交曰此山法事莫不圓對而經藏猶闕澹交僧
珽俗姓何廬江次宗其胄奉佛不敢廢師之命自至德至
貞元龍在戊寅紹建方畢瞿曇教迹不捨有表不一作住
無表般若用中擅攝其六頂攝其六一作譬如無根安得
有華故覺花長者得定光如來授記鹿仙長者得釋迦如
來授記寶手菩薩一空王如來授記皆因造藏而得作佛
從虛空藏流出一切藏一切藏流出四大藏四大藏一億
大藏四億小藏圍繞湧出狀如蓮花灌於四藏流出十二
藏從十二藏分為三藏一聲聞藏二菩薩藏三真如性海

藏海水可量虛空不可量虛空可量菩薩摩訶薩成就衆
生變化隨感不可量菩薩摩訶薩修行地位有分劑故故
可量諸佛真如性海無分劑故故不可量攘於三藏流出
八萬四千藏脩多羅藏摩訶藏為上首於是法藏珽藏
甚深微密藏妙華光雲等藏藏無盡在色究竟天衆生衆
生福薄不得瞻睹謨呼羅摩海醯首羅大自在神天樹雲
音日輪速疾執金剛神淨光光香雲最上光嚴身衆神清
淨華髻梅樹檀光足行神雷音幢相雨花妙眼道場神淨
花普照無等光燄主空神未斷迷惑普遊淨空主方神示
現宮殿樂勝莊嚴主晝神普得淨光諸根常喜平等護音
寂靜海音主夜神其摩竭提國有金剛藏中有摩尼珽王
變現自在雨無盡珽嚴好華是諸菩薩演說如來廣大境
界慈目珽髻發生喜樂可愛樂正念天王十方海中一切

珙王吐雲彌覆流出教網其佛號法水覺空如來嚴持器
杖夜叉王力壞高山夜叉王毗樓博叉跋口海光龍王等
甚可怖畏鳩槃荼王美目端嚴鳩槃荼王日光天子月光
天子星宿王天子威德光明天子各各恒沙恒沙眷屬相
與掌護其南海楞伽山下娑竭羅龍宮其光明藏大地劫盡
方等諸經納於龍宮其瞻部洲大藏六萬卷中藏六十卷
小藏四千卷大悉地有空有不空廣略平等譬如萬法出
一塵中千論百疏又於一塵流出一有如帝釋宮殿因陀
羅網一珠映八千億珠法界義中法身法性百佛世界細
一毛端拏一毛端成微塵數世界一一世界法身演無量
百千萬億諸佛法藏是身為陀羅尼藏湧法海藏衆法珙
藏舍乘敷藏花頂衆藏密耶護藏言頌顯也此皆奢摩他
毗鉢舍那定惠之力觀見如是等藏藏依識攝有舍一作

藏理發法一作於心而形於藏內外俱朗不其然乎斯文一作
一非敢戲論光佛相好贊佛功德從佛知見中來頌曰
雪一作山紺宮等虛空耶叔父付囑澹交續耶妙華光雲
香普薰耶娑竭所措摩醯護耶唱刺呼噓歸命護耶

蘇州乾元寺碑

前人

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
自性為空有融一則一作中道義雖石船渡海蚊背負山
不為希有事僧法珣與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
士戴逵子顓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旻之奏立觀察使
李迺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
者實得施者實與雖空不敗有為有滅無為無滅無為有
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名無相法無言
語說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

觀法門於一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
義所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因果譬如種子
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群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
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德
故於無住本達乎諸法不動真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
吞鈎虎落穿蛾拂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木清
涼佛在摩竭提國成等正覺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祥草
厥後因時設教猶著弊衣行次乞食及往切利省摩耶夫
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
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洹精舍末由底迦
造龍宮精舍竺軋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
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東
林西林寺度法師造攝山栖霞寺桎渡法師造南陵隱靜
寺傳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岳寺智者大
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略也涅槃無前無後般
若無新一舊法均上不重舊德下不輕新學一作法均上
人重舊德不
輕新學門人清瑛請況於經藏中抄佛心訖求示無極文曰
倬哉迷盧宏亘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之飛登
梵天塵勞為海般若為船截生死流是日希有大哉軋元
實則不朽和衆雲臻均為稱首佛告善來寶坊崇哉法雨
洒埃慈雲徘徊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四

碑二十一

釋十五

廣陵白沙大雲寺碑一首

揚州慶雲寺律詩一公塔碑一首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一首

栖霞寺故大德毗律師碑一首

廣陵白沙大雲寺碑

顧況

地輪依水水輪依火火輪依風風輪依雲空虛空無所依
佛體也變佛體爲金色界地輪是也金色界中有香水海
水輪是也香水海中有光明藏火輪是也復有寶林香花
瀰漫周遍佛土風輪是也上至香積下至金色一光明藏
依報正報之恩歟有知爲情界無知爲器界佛土爲性界
法身報身應化之身一也天親以應化非真佛亦非說法

者其華嚴則不然諸佛同身流入毗盧遮那智藏之海人有血脈地有潑闢滄島之脅有白沙之墟焉天壘在南屬岡在北訖彼廣斥勾攘五材播刺元精猛虎蹲路騰蛇跋水氣毋毒形火壇胚物之意惣持相土曰牛欄河灘畔堪造漫吒羅非人乃秩天寶末長安僧絢避虜東土畫為像宮以配梵帝皇猷允塞量福爰集善來若干商主若干與其眷屬爭欲奮迅癡愛雲構版挿定中正赫微絢之功人其捨諸於戲古稅甚薄人猶告困夫絢不炳刑賞不驅其人蓋以天子孝理昭明並受其祐霜露沐湯蓼莪因極申以上報謏儒經之闕聞此名教君子肝腦而塗地者也不然其孰能一於此乎所作既成推山斡坎金翅吞龍之勢徹乎上王旁礴乎夜摩胃開掌坦綦布箭直廓乎其崇一作索之哉洎夫撒師陶師事厯軋陔方等百一嚴身之具華儉

適中滿而不缺三草二木俱霑一雨昔北山之翁天帝命

操蛇之神以遂其志是知其善根

一作振

力軍吒曾索口啞

一作奄

火皆警電春雷張曜威恒保寧刹土異見底迦一時

生晦

一作悔

魔軍

一作兵

法將不可以較手勝負吹螺擊鼓歌頌

讚歎旋知之衆莫不圓通信夫剎賦停酸脩羅竄迹苦葺陸

鏡生死海為大涅槃大法現前了無塵障凡有作有證名

有相大乘無作無證名無相大乘體相既融一真味也涉無

闕因中說果果中說因此文殊道引之智羴羊有角能破金剛

不破如如之相我於觀照權實皆如如從心上變起離心無物

離物無心心固

一作因

物固迷盧不動有若靈辨禪師者大照師

之上足如優曇花綱首良制利見如薺蔔花絢上人者根器

清淨如拘物頭花芬多利花聿來求我分別三諦不有歐

和之智悉地之德焉難乎決擇然則盟陔喃散施有情之

義磁石攝鐵不攝鴻毛相應故作針則沉作鉢則浮隨緣
故獸齧堅骨魚食碎砂砂骨游一作鋪託語弗也明佛性故
與夫有不染塵空不斷相非空有故若有去來若無去來
無去來故若有方所若無方所故佛與衆生數無增減無
增減故補特伽羅由來則佛前佛後同名同號乃至不同
一一微塵之數微塵數佛各生蓮臺展臂指塵皆當此說
且脩多羅藏八萬在婆竭羅龍王宮中以龍樹之聰利受
持不盡海惠盡焉一無此字曾不得夫少分一作多或以其言河漢詎知
我生一一生陰陽也不測之外更有神速之如此乎是以
聖人神道設教大哉神乎若在其上若在其下羣玉藏書
之府比夫現量春秋二百餘年方彼曠劫百千萬億書
由他其數略也法從數起從一刹那至一洛刹從一洛刹
至一俱胝從一俱胝至一僧祇從一僧祇至一高出從一

高山至不可轉無邊無尋無執一作無極重重一本再疊成
重重字
住壞空不相凌滅其相去也不亦遼乎假使生肇融著伊
臯稷契共佐唐虞我知不相若也老聃曰竺軋國有古先
生西過流沙尋師之旨孔子對商太宰曰三五非聖西方
之人蕩蕩焉無得而稱又曰聖人丘不得而見之矣日月
無燭無不燭聖人無見無不見般若無知而無不知周紀
有之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張氏經世紀
年作壬子天地震動江河泛溢
王問太史蘇由此何祥也對曰聖人生於西方穆王三十
三年壬申是歲紀年作壬子傳燈錄作五十二年未
知孰是天地震動江河泛
溢王問太史扈多此何祥也對曰聖人滅於西方示有生
滅實無生滅向使無生之法格乎戰國戰國得之秦不坑
儒趙不坑卒小國事大國大國不征小國舍哺鼓腹無爲
之法化也雖有大夢然後大覺塵勞性空有一作有常寂分

改遷易無非法身而大雄法寶五迦葉不得當乎付囑必也當乎不論前後此瞿曇所以贊佛沙也文曰

佛曰之曙兮照手東方大雄說法兮海印發光獨立三界兮橫吞八荒江沙漫漫兮寺壓其陽撼谷幹波兮氣盤中央

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碑 獨孤及

公諱靈一俗姓吳廣陵人也集作神清氣和方寸地靈一作靈

與自然妙有集作初元精合其純粹聞思脩一作非惠介然生知

九歲出家十三斷髮集作嚴持律藏將紹法寶示入一作文人

學以誇集作世智初不詳集作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得克報

圓緣斷相戒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終于杭州龍興寺

春秋三十有六臨戒顧命以香水茶毗為送終之節門第

子虔奉遺旨粵以是月某日焚身于某山起塔于某原從

拘尸城之制也右補闕趙郡李紆殿中侍御史頌丘李湯

嘗以文字言語遊公廊無至是相與追錄遺懿以詒塵劫

謂公貞靜直方淵遠弘大而密識洞鑒天倪道機注不滿

酌不竭沖如也自受生至于出家貪恚不入念哀樂不見

色自知道至于返真雙鳥不踐居士之門六根不染欲界

之塵學無常師悟不以漸內以了因證心果外以惠用接

物與止水空谷同其應和而法施不住天機無方精義玄

言或形於章句騷雅之遺韻陶謝之闕文公能綴之其終

篇必以了義博約和者量其根之上下而投以法味飽其

風者亦虛而來實而歸或以足言言必緣情一緣則萬緣

作而諸相見無乃不可乎曰佛法自利他不繫於權實將

善誘之心泊和之固曰示入同波可也公又嘗謂無生正

位實相宗本二乘所感談者莫究於是著法性論以辨之

而迦葉後問惠遠奧旨驕焉疑斷渙若冰釋議者是以為

向使太啓壽量好務弘道則法王度聞非公孰寄嗚呼生
不極其涯道不竟其源豈應物之緣住世之數止於是乎
為世諦之始終報身之去來非思議所及乎清塵緬然
學者安仰若叔大水而無舟航儒生強名以志陳跡自從
知道起至陳跡一段集本自出家至於涅槃六根不染
欲界之塵雙履不踐居士之門公之嚴持也初公之先世
為富家既削髮而三捨七界五欲如棄涕唾公之純白也
其所懸溜必擇山禪宗之達者釋德空慶印靜虛相與討
十二部經以第一義諦之旨既辯惑居餘執宜豐寺與
山對佳境以嶺松洞石為梵宇竹風月露為文室超然獨
往與法印俱自是師資兩忘空色皆遣暴風偃山而正智
不動巨浪沃日而浮囊自安於是著法性論以究實諦公
之懸解也公智刃先覺法施無遺韻江謝之闕文公能綴
事思入無間與含飛潛阮之遺韻江謝之闕文公能綴
覺蓋將昭與天台道士番清廣陵曹許趙郡李華頓川歸
極中劉頻襄陽朱放趙郡李從心相與為塵外之友講
定皇南冉范陽乘南史清河房從心相與為塵外之友講
之味下而投之終日以法味欲使俱入不二法流公示教之懷

門也內張天機外與物接捨法無我以虛受人曠焉若空
谷之響止水之像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其道樞未始不無
為也而飲其用之亦虛而未實而歸明微其所以然則不
得其聯公應象之精然至感物也嗚呼日發天啓壽量俾一
彌清止有靈窮公精至感物也嗚呼日發天啓壽量俾一
劫住世善友使生不極其涯道不竟其源豈其前已就
穹奪我善友使生不極其涯道不竟其源豈其前已就
可出將轉現他方戒歸若波大水而無身之去來非思議
所及乎凡今學徒戒歸若波大水而無身之去來非思議
志陳其銘曰

苙苙集作五濁愛習如債何以集作為師尸羅之戒卓爾

土士於馬懸解持佛密藏俾道勿壞集作念識戒萬法

壞穎脫諸有獄視三界上德不器大言集作無方遺言集

天之文亦和其光發彼蒙求童集作啓迪思量我皆令發集

豈順施未及普天手集作不怒飛鳥無跡法雷罷震福庭
空虛未者曷問言之糟粕留為秘印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獨孤及

案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也出見於周隋間傳教

於惠可大師樞衣於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

示以集作瘡疾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

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不在中間故必集作

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流注生滅觀四維

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

同夢幻亦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門率是道也上

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陰國王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

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不集作去也既而

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

皇帝後有五年歲次庚戌及部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

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

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

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瑄繼論撰

之而尊弘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今集無以多故而

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

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

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岳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

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我禪師後七葉之遺

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像法之本根墜于地

也願申集作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攄集作因極揚州牧御史

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沛然降輿廢

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

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谷衆庶踊躍謂大乘中興是日

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陽隅紀正集作法興廢之所以

然及以爲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
施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
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薩達摩大師始示人以
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脩
迨禪師三葉其風浸廣真如法味日漸月積萬木之根
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粲
然行於世間決於人心當時聞集作問道於禪師者其淺者
知有爲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朝
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
傳弘忍忍公傳慧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無聞
焉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
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或化嵩洛或
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焉鳴戲微

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爲

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

仲尼既沒集作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流集作徒

可得而祖焉夫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楨一也諸公以爲

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集無字

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

集作王顯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及當集作塔園味

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人之靜也性與生皆植集作衆生佛性莫匪宿植知誘於外率集作染爲妄

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涯緣

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

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劫迭付微言自

訶迦葉以佛所付心法迤相傳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如世自達磨大師至禪師凡三世共二十八劫集作世

如禪師膺期弘宣世溷法戒獨以集作道全後周武帝下

師隨可大師隱遁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

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既弃世將二十紀朝

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

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如何求曰解者然則何求

信公於是曰禪師授以祖師所傳袈裟禮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栖霞寺故大德坻一作坻律師碑 劉軻

世說域中四名刹栖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間大

小朗至大師聲問相襲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栖霞大師焉

大師諱曇玘俗姓王氏晉瑯琊文憲公後自永嘉南遷為句

曲人王父師虔會稽守虔生智高尚不仕州里號處士生

大師自孩抱絕不為兒弄塵能言標頽聰拔羣言祕旨迎

耳必了及長不如葷血乃曰天其或者將滌吾器耶既落

髮于金陵希瑜作瑜律師受戒於過海鑿真大師後與友人

高陵恩律師追遠求之游乃偕隱匡廬之東林雖欲遺名

而名已高矣於是奔走吳楚青徐之學者始五臘講律於

豫章龍興環座捧帙者麻革明年登明寺壇至德二載勅

隸於明寺後累莅事于甘露壇端肅儼恪儀形梵衆大曆

初乃歸栖霞其莅壇傳戒一十五會講訓經律三十七座

州牧一有蘭蕭公高其人謂標望風度詎獨鄴衛松栢耶

乃命為僧正紀綱大振雖壹公帖四輩之望無以尚也十

四年忽昌言於衆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媿於篇聚矣然

猶未去聲聞之縛既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沉研覃思朗然

內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

馬飄鼓星辰凌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後瓦官寺其徒聚

謀而請曰瓦官寰中之名刹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

是而不居吾屬安仰始出山居焉從入欲也無幾何謂弟
子志誠海相一作等曰吾休矣丘并夢電之喻必然耳貞
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生化于瓦官寺律堂是月景
申茶毗塔于新亭之後岡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門人
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定山寺道興鄉邑寺
行銓臨淮開元寺澄觀九江寶稱寺智滿常州彭城寺惠
興瓦官寺靈律鶴林寺常靜天鄉寺日曜龍興寺惠登皆
津梁後進爲世燈燭賢七十子而後知仲尼大聖睹栖霞
弟子得不謂師氏名焉今寶稱領摩訶苾芻衆壇墜廬岳
大江西南卓然首出若商那之後繼以掬多得不謂釋氏
之椎手軻夙承寶稱之知見命叙述且曰吾得子銘吾
大師吾無恨矣文曰
有晉世家地高瑯琊產栖霞兮宿殖有自許身佛氏爲釋

子兮結決一作經蓋惠刃中淨一作誰何對兮璞琢金瑩潭澄
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攝深匡高
以遊以遨鑑蒲牢兮梵行旣立薪傳火襲光岌岌兮

一作皆續廬山記

文苑英華卷弟八百六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五

碑二十二

釋十六

杭州大覺禪師碑一首
湖州法華寺大光大師碑一首
東林寺經藏碑一首

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并序
李吉甫

如來自戒度之後以心印相付囑凡二十八祖至菩提達
摩紹興大教指授後學後之學者始以南北為二宗又自
達摩三世傳法於信禪師信傳牛頭融禪師融傳鶴林馬
素禪師素傳於徑山山傳國一大師二宗之外又別門也於
戲法不外來本同一性唯佛與佛轉相證知其傳也無文
字語言以為說其入也無門皆徑術以為漸悟如夢覺得
本自心誰其語悟一作之國一大師其人矣大師諱法欽俗
姓朱氏吳都郡一作崑山人也身長六尺色像第一脩聃蓮

敷方口如丹嶷焉若峻山清孤泊焉若大海風止故揖道
德之器者識天人之師焉春秋二十有八將就賓貢途經
丹陽雅聞鶴林馬素之名往申款謁還得超然自詣如來
密印一念盡傳王子妙力他人莫識即日剝落是真出家
因問以所從素公曰逢徑則止隨汝心也他日遊方至餘
杭西山問於樵人曰此天目山之上徑大師感鶴林逢徑
之言知雪山成道之所於是蔭松藉草不立茅茨無非道
場於此宴坐之久邦人有構室者大師亦因而安處心不
住於三界名自聞於十方華陰學徒來者成市矣天寶二
祀受具戒於龍泉法崙和尚雖不現身意亦不捨外儀於
我性中無非自在大曆初代宗睿武皇帝高其名而徵之
授以肩輿迎於內殿既而幡幢設以龍像圍繞萬乘有順
風之請兆民渴灑露之仁問我所行終無少法尋制於章

敬寺安置自王公逮于士庶其詣者曰有千人司徒楊公
縮情遊道樞行出人表大師一見於衆二三日之過此默
然吾無示說揚公亦退而歎曰此方外高士也固當順之
不宜羈致尋求歸山詔允其請因賜策曰國一大師仍以
所居爲徑山寺焉初大師宴居山林人罕接禮及召赴京
邑途經郡國譬若優曇一現師子聲聞晞光赴響者駮擊
有摩投衣布金者丘累陵聚大師隨而檀施皆散之建中
初自徑山徙居於龍興寺餘杭者爲吳東藩濱越西境馳
輶軒者數道通濱驛者萬里故中朝銜命之士於是徃覆
外國占風之侶盡此一作馬奔走不踐門闥耻如瘖聾而大
師意絕將迎禮無差別我心既等法亦同如貞元八年歲
在壬申十二月二十八夜無疾順化報齡七十九僧臘五
十先是一日誠門人令設六齋其徒有未悟者以日暮恐

不克集事大師曰若過明日則無所及既而善緣普會珍
供豐盈大師意若辭訣體無患苦逮中宵跣趺示滅本郡
大守王公顏即時表聞上為歡欵以大師玄慈默照負荷
衆生賜謚曰大覺禪師海內伏膺於道者摩不承問叩心
懺悃號慕明年二月八日奉全身于院庭之內遵遺命也
建塔安神申門人之志也嗚呼為人尊師凡將五紀居唯
一床衣止一衲冬無纊艷夏不締絡遠近檀施或一日累
千金悉命歸於常住為十方之奉未嘗受施亦不施人雖
外物去來而我心常寂自象教之興數百年矣人之信道
者方怖畏於罪垢愛見於莊嚴其餘小慧則以生滅為心
垢淨為別捨道由徑傷肌自瘡至人應化鑿其病故大師
貞立迷妄除其蠢真破一切相歸無餘道乳毒既去正味
常存衆生妄除法亦如故嘗有設問於大師曰今傳舍有

二使郵吏為到一羊二使既聞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
之手大師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惟大師性和言簡罕
所論說問者百千對無一二時證了義心依善根未度者
道豈遠人應度者吾無雜味日行空界盡破昏癡珠現鏡
中自然明了或居多靈異或事符先覺至若飲毒不害遇
疾不鑿玄鶴代閻植柳為蓋者此昭昭於視聽者不可備
紀於我法門皆為妄見今不書一作尊上乘也弟子實相
門人上首傳授祕藏尊揚真宗甚乎有若似夫子之言庚
桑得老聃之道以吉甫連蹇當代歸依釋流俎筮難名強
著無跡其詞曰
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去鏡澈衆生自性本同
諸佛求法妄纏生禪心沒如來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受
真源湛明道雖言說法潤根莖師心是法無法修行我體

本空空非實性既除我相亦遣空病譬如乳毒毒去味正
大士得之斯爲究竟何有涅槃適去他方教無生滅道有
行藏不見舟筏空流大江蒼蒼遙山成道之所至人應化
萬物皆覩報盡形滅人亡地古刻頌豐碑永存一作潤戶

湖州法華寺大光大師碑

李紳

賢劫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遞轉應現隨相或國王大臣宰
官居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見我音聲求
我爲行邪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示報以潛
靈聖上人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母梅氏奇孕而夢協靈
祥在娠而不茹暈血既生能言不爲戲弄未齒之歲思求
佛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傳凡音於性稟精護念於神契
經聲一發而頑鄙革心晝集夜持而七部圓滿從容音響
指顧閑雅雖捷口利辯者皆隨慕念及登戒之歲僧儀首

冠西遊長安祥氣達於函關瑞相通于帝夢上人以持經
爲國詣闕請見肅宗皇帝召對禁中上拱而歎曰昔夢吳
僧口念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協我嘉徵因錫名大光
以瑞唐姓肅宗元年降誕之辰會齋于定國寺因錫上人
墨詔許以天下名寺持意往者住持令內臣趙思溫送于
千福寺持經道場經日四七而吳音清亮常達一作聖聽

上表異其事令高力士以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
寺僧夢天童來降稱曰大光經聲達一作于峯頂師既宴

坐自見神手從天而降撫光之心師迺憶先達抱玉大
師常志斯言今高其法音當有神輔夕夢神僧乳見於
心命光口飲自是功力顯暢神形不勞尋山探幽偶墜窮
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心靈了然無所惑亂因以本經爰
寶塔爲誠願持十萬遍恍然出泉若有神捧後詔住資聖

寺大師以慈親在吳未荅慈力表乞歸養恩未許還猶繫
煩惱之念遂生無妄之疾策蹇強力將投于泉驢伏不前
群鳥拂頂心旣時覺疾乃隨瘳昔如來雙鵲巢頂而定惠
堅明大師郡鳥摩首而煩疑解脫迺以寶軸加飾首戴法
華于千福寺行道日夜事疑作命有詔許還既止鳥程崇
脩寶塔日持法華偈以成往願焉未泰元年浙西廉察使
韋元甫表大師爲六郡別駕道場將念之音大曆癸丑歲
文忠公顏真卿領郡余先人主邑烏程余生未朞歲乳病
暴作而不啼不鑿者七辰師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朗念
法華至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而開目師飲以盃水遂命
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笑曰汝何願返之速乎因以法
師易余幼名已及成童之歲貞元中余甫弱冠再遊霅上
舟泊之次大師以矚于溪側而笑曰戲撫如兒童焉余爲

州將飲醉于館大師引宿于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
然如晝覩大師宴坐妙音方闡若開毫相經音旣息光亦
隨歛余是歲西邁辭大師于法筵撫予頂曰爾得徑山之
言我則無以爲論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教平等者護
念大師以求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旣夕示滅于法華等經
之院獸號鳥墜山木驚振異香飄馥二日不息是月告刺
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牽夢泡大師熙和暢達無入而不
自得焉隨機見教經行無闕維摩詰之儔也知機同如藏
往察來默而不顯晉寶公之倫也經通梵界瑞降天童靈
佛一作相神光昭融顯見曇上人之徒也夫哉明德慈悲護
世通異相於王者示法輪之寶重昏外識於黎庶懼色相
之迷妄是以居若長橋動如浮雲隨鷗自親入獸不亂一
衲四十歲無浣濯而誠香芬馥一飮七十載滋禪悅而膚

體温然余遭大師留駐于世而不覩大師寂滅之日年逾
耳頃昏寄塵勞無法舸以濟河悲火宅之迷室忝門徒者
一作跡追書梵宮時予烏臺舊僚天官郎敬君守郡吳興
寄言刊石銘曰

多寶如來聞經踊塔伴匡闡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
賢劫或降切利或生人天金相不顯真如默傳明燈繼焰
水月分圓示抱金^疑德資于上賢體實戒珠心惟法鏡懷寶
不迷含光不竟^疑希夷要妙法凝清淨發諭開蒙藏機匿聖
瑞協皇夢功致天童聲宣梵界響達宸聰降靈神手捧溺
龍宮跡隱三昧心符六通金粟分身普賢馳象譬喻言詞
光明顯相仁滋一雨功歸無量法性天高慈門海曠我昔
嬰兜迷蒙疾痼靡日沉魄返年師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
白馬先鑣迷津莫泝鼓音已息慈雲不浮寶樹摧葉祥泉

涸流稠林喪斧苦海沉舟色相歸空法身無際莫測來往
誰分顯晦三表闡仁深手宴諦

東林寺經藏碑

李肇

釋家者流有十二部經由或作儒之詩書易禮樂春秋

皆立言垂教之本儒無文字則天下久已大壞三藏之說

不行西方聖人之教幾手息矣若聲聞乘之四諦門緣覺

乘之十二因緣門菩薩乘之六波羅密門以至佛乘之一

切種智生而知之則已學而知之者何微一作斯文是必

懵然不自知一作術也人主擅萬乘之權富有四海至於

生死報應之際常一作必瞿然有生之徒奔走之不暇實

由斯言之烜赫而致化一作夫塔廟莊嚴之為像教其用

大矣佛有天龍大會未嘗不以契經為事佛滅後大迦葉

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傳焉西土以胡文記之謂之梵

書科斗文字之類也著於貝葉謂之梵夾殺青爲簡之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四十二章翻爲隸書其後稍稍不絕至晉沙門法護遍遊西國達言語之不通者究三十六書之體而還梵書之詁訓音義然後大備雖爲道滋廣而難能亦甚蓋以事生六合之外教出五常之後時人無能知者小則誤於文句大則失其宗旨道安嘗歎譯經有五失本三不易故信奉之代亦以名臣佐而成之自漢永平至唐開元祖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有桑門之重譯有居士之覃思有長老之辯論有才人之撰集校其經律論傳記文集刪改之惣五千四十八卷號爲實錄其中貞觀法師玄奘之述一作作居多五分其數有其一其爲該博首出前輩而歷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蘭臺祕閣而不繫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設書寫

之肆惟王公達于衆庶靡不求之以至于徼福祐防患難嚴之堂室載之舟車此其所以浩汗於九流也廬山山岳之神秀而東西林爲海內名刹有惠遠道安一作生之遺風四百餘年鍾磬之音不絕然而三藏經論闕而無補元和四年雲門僧靈澈流竄而歸棲泊此山將去言於廉問武陽韋公公應曰一作如響往年公夫人蘭陵蕭氏終有釵梳一作梳珮服之資而於荊州買良田數頃收其租入以奉檀施至是取之增以清白之俸而經營焉爰即洪州諸寺雜理其事凋函飾軸清蘂磨墨僧謀而吏書一作藏暑徃一作而寒就先命度地之宜以圖建置默設規制懸成剝剝一作剝乃結構而浮于江以至于東林施爲殿堂用尊祕藏得浮槎大德義彤一作彤爲之主受持洒掃者七人以備名山之闕而資學者公之素志云爾初彤公受具

業一作於廬江浮槎寺嘗討大藏惡其部帙繁亂將理之不
可遂發弘誓四十餘夏果得志焉於是搜遠近之逸函墜
卷目在辭亡者得之互文合部者兼之斷品獨行者類之
本同名異者存之以偽亂真者標之又病前賢編次不以
注疏入藏非導師之意并開元庚午之後洎德宗神武孝
文皇帝之季年相繼新譯大凡七目四千九百餘卷立為
別藏著雜錄七卷以條貫之合開元崇福舊錄惣一萬卷
舉藏以志函隨函以命軸微塵句偈如在掌中然後金口
之說流於娑婆者盡在於茲山也五年韋公薨七年博陵
崔公以仁和政成憫默舊績由是東林以遺功得請篆刻
之盛其成公家故府從事李肇為之文曰
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
翼翼優波受之垂作則兮阿曇之文演暢宗極苾芻龍像

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儒輔墨王公大人為之飾兮韋公
之績崔公之德及茲寶藏何則方兮崇崇彤一作公合發
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鑪峯之北靈壇之側系之伽陀
金石刻兮

一一作皆續廬山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六

碑二十三

釋十七

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一首

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一首

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一首

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一首

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碑一首

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

權德輿

禪宗

集作師

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

始自達摩

集本作粹

至于惠能之文粹能粹化行于南服流于天

下大抵以五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

呈而光性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

此者即凡成聖不然則一塵瞥起六入膠固循環回復於

死生之中風濤大輪迷妄不息授受昭合大師得之一言
宗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寓今爲泉州人
孩提秀發博究書術一旦慨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耶
四支百體視聽動用孰使之然耶漼然雨泣改文粹服緇
褐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因緣之
習百八二本句義照其身心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
抵清涼下幽都登徂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被蒙法味止於
集作太行百巖寺門人因以百巖爲號焉元和三年有詔
徵至京師宴生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
固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
十五弟子智勅志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灞陵原凡一
燈所傳一雨所潤入法界者不可勝書著法眼師資傳一
編自雞足山大迦葉而下至六祖二字集能秀論次詳實

或問心要者答曰心本清淨而無境者非遺境以
會心非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爲
習氣生死幻蘊之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
焉嘗試言之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
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方袍褰衣其極致一也嚮使師
與孔聖同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在代其大慧綱
明之倫敦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臣大官一本作宰
尊信誕生入滅之感異今皆不書德輿三十年前嘗聞道
於大寂聿來京下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以獲悟入則知
煩熿不遠文粹菩提雖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
銘曰

西方之教南京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爲代導師類若
琉璃結火燄性愛流瀉正癡冥奔命即心即佛即色即空

師之通方無來無去文粹作無去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方揭茲露塔丹素周匝示塵劫方

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集作南嶽大師遠公塔銘記呂温

原夫法起於無色生於妄求離於色者未得皆空徇念於無者斯為有着也集無是字是以至人心無所念念無所求初未動而誰安本不然而何滅然而利根難植頰詣罕聞不有舟梁孰弘濟度匪因階級莫踐堂塗必在極力以持其善心專念以奪其浮想不以身率誰集作誰為教先誰能集作其弘之則南嶽大師其人也師諱承遠漢州綿竹縣謝氏之子積修妙性宿啓冥因乘報現身應期弘道自天鍾美因地稟靈七天金軀峨岷與瞻敬之狀九漏懸解江漢資清淨之源殊相夙成隱照潛發年甫志學始遊鄉校驚禮樂之陶竦覺詩書之桎梏忽不樂未知所逃俄有

信士以尊勝真言質疑於學怡然聳聽宛若前聞識契心

冥神動意往遂涕訣集作訣慈顧行徇幽緣初事蜀郡唐集作康

禪師禪師學於資州誥公誥公得於東山弘忍堅林

不盡秘鍵相傳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歲旁窺奧旨密悟

貞乘既壯遊方泐峽東下開元二十三年至荊州玉泉寺

謁蘭若真和尚荆蠻所奉龍象斯存歷劫方契其幽求一

言懸會於靈集作靈受爰從剝毀始備緇錫昂然古貌森映

高集作喬松真公南指衡山俾分法派越洞庭浮湘沅集作沅

息于天柱之陽從通想先師受聲聞具戒三乘之經教四

分之紀律八正之倫要六度之根源莫不更贊神機遙歸

心術聞京師有慈愍集作敏三藏出在廣州乃不遠重阻星

言觀謁學如不足求所未盡一通心照兩捨言筌敏公曰

如來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依無量

壽經而修念佛三昧樹功德集作慈劫以濟群生由是頓息

諸緣專歸一念天寶初歲還于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

號彌陀臺焉雜草編茅僅庇經像居靡童侍室無斗儲一

食不遇則茹草而過弊衲莫完集作充而歲寒集作終自若奉

持贊歎苦劇精至恒於實際靜見大身花座踴於意田寶

月懸於眼界求泰終集作年有高僧法照者越自東吳求集作遊

於廬阜尊集作學遠公教跡結西方道場入觀積旬至想傍

達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啓問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願

生吾土勝緣既結真影來現照公退而驚慕徑涉衡峯一

披雲外集作水之塵宛契定中之見因緣昭晰悲喜流涕

遂執摠衣之敬願承入室之顧大師德因感著道以證光

遠近聆風歸依載路於是大建法宇以從人欲輪奐雲起

丹刻化成走檀信集作施於十方盡莊嚴於五會香花交散

鍾梵相宣火宅之煙焰皆虛慾海之波瀾自定加以寶裝

秘偈連幢于臺前玉篆真文揭碑於路左施隨求之印以

廣銷業累造輪轉之藏以大備教典勸念則編集作編勝於

崖谷勵學則躬述於縑緗其欲人如身慈惠懇至皆此類

也大師峯栖不下六十餘年苦節貞修老而彌篤夙開戶

牖久啓津途法界之尊重在焉集作天人之瞻仰如是常

陋處方丈志行平等食無重味寒不兼衣王公之珍服盈

箱毗庶之金錢布地莫不迴修佛事贍養孤疾凡集作春言

施者以是報之期頤將及至集作志力無替中鍾會食到必

先衆夕磬虔念居恒達晨其克已練集作鍊心慎終如始皆

此類也大曆末門人法照辭謁五臺北轅有聲承詔入覲

壇場內殿領袖京邑託法雲之遠蔭自感初因分慧日之

餘光寧忘本照奏陳師德乞降皇恩由是道場有般若集作

舟之號貞元歲某獲分朝寄廉問湘中近煦德輝獲集作
探衆妙况靈嶽直午先皇本命宜有上士斯焉護持表求
興崇詔允誠願臺雖舊號其命性新寺由是有彌陀之額
度僧二十七會供千人中責巡香守臣視饌瑶圖花捧寶掌
煙開寵降九天輝映三界師亦連不壞之塔以報君親修
無邊之功以福邦國梵行之能事畢矣法門之榮觀備矣
貞元十八年孟秋既望顧命弟子申明教戒掃室跌座恬
然化戒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先是忽告門人曰
國土空曠各宜勉力數月而災火焚寺周歲而吾師解形
此蓋寶去山枯龍移水涸空曠之旨乃明前知法衆
崩慟若壞梁木邦人號赴如失舟航以其年九月七日遷
神于寺之南岡即安靈塔教也前後受法弟子百集作千有
餘人而全得戒珠密傳心印者蓋亦無幾比丘惠詮知明

道偵超然等皆奧室之秀者以瞻奉將遠經行坐蕪永懷

於集作極見託碑紀移有道於物外真無愧詞比遺愛於

人間誠當墮淚銘曰

浩浩情集作塵茫茫逝川大樵作矣救物爲先能明大教

非思有緣集作照慈亦無緣不宰功立志機智全誰其弘之南

嶽命代習識虛受應用圓對理則歸空教惟不昧末搖本

靜行苦神泰雲跡一滅天星六周熱惱就濯童蒙來求攝

以專念驅之力修我法有戶誰能不由甘露晨晞香雲夕

卷彼岸方濟慈舟忽遠鑪煙如在塔樹勿剪刊勒集作豐

碑永想正眼

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

白居易

王城禹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坎地有僧舍名傳法堂先
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師之

名跡曰魏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
三歲出家二十四歲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
善寺葬霸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去有
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付摩訶
迦葉其下二字集作傳十二葉傳至師子師五比丘集作二
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傳圓覺達摩達摩傳大弘可
可傳鏡智璨傳大醫信信傳大集作漢忍忍傳大鑿金能是
爲六祖能傳南岳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寂寂即師
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
以降雖嗣正法有冢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
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巖暉俱父事大寂
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逕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
素花集作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

秀牛頭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矣有問師
之化緣曰師爲童男時見殺生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
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
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
行化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
稽作勝集作家道場八年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響
集作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
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
章武皇帝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
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
訖就化其化緣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
三十年度白黑衆殆百萬億應病受集作藥安可以
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

問道第一問云既曰禪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
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
如江湖河漢在在立名名雖不一水性如一集律即是
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既無分別何
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脩理無論垢與淨一切
勿起念第三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告之集無此
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念玉二字集屑雖珍寶在眼
亦為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又集亦何異於凡夫耶師曰
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
不得忘勤即近執着忘則集即落無明其心要去爾師之
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遺集道者有義崇有
圓鏡以先師嘗辱與予言知予嘗醍醐餽蒼荀者有曰矣
師既歿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撰述迄今而成嗚呼斯文

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信默二字集燈
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師堂為傳法

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 前人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連冲契宗一

至柔訾音諸智則智明雲臯太一集本續廬等凡二

十輩與白黑眾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

通贊集作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

會有疾二本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疾不

果十三年冬二本夏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及

反山眾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

曰四字集我聞竺軋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

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若次

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
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雖佛以一切鍾智
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二本化四生不能捨
律律之明二本無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
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戒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戒有景雲
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
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放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剝
落莊而有立放生二十二歲集作十立菩薩三字二本
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
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
我所從能記作居于二字集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
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師集無裔暨與果神湊
連昌惠進集作五長老交遊記作故與匡山法真連昌惠

果神湊五遊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集作大

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常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
故講四分律而徒從集作善遠罪者無央數隨順化緣故坐
甘露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
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群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
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
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墳
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
語嘿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及諸己也厚故門人鄉
人報集作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
銘曰
佛滅度後簷蔔香衰醍醐味醯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
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

法將壽依昔景雲來行道集行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
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記
事者以真實辭書于塔碑

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碑

集本續廬山記依塔碣銘前人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果律師師姓成
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成於南岳希操大師叅禪
於鍾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其他
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
僧師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餘二本依移隸東
林寺即鴈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師既
居是嗣集作寺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遘記依疾二
十六日反真十月十九日遷全身于寺西道北附鴈門墳
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集有日字至于哉師本行也以精

進心指

二本依脂

不退輪以勇健力樹

記依

無畏鼓故登壇進

律鬱為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化木集作衆

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貢

二本依貴

高增

一本依曾

慢罔不降伏

其威重如是自興果訖東林一孟齋一塌居衣麻寢管如

坐七寶繖是名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

迨啓手足日

二本依目

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心行禪身持

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沍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爐秉

一燭行道禮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

如是師既疾亟四大將壞無戀着念無馱離想郡太守門

弟子進醫饋藥者數四師頷之去報身非病焉用是為言

訖跏坐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誓

集作與言同元

審元愬等封墳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嘗辱與子游託

為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一見訖記依合不知

其然及遷化時予又題一四句詩為別蓋欲會前心集後緣也不能改作因取為銘曰

本結香火菩提

記作

社

集作菩提香火社

共嫌

電泡

煩惱身

集作煩惱

身

不須戀戀任

從集

師

去先請

西方為

集作

主人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八百六十七

釋十八

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一首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一首

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一首

魏州開元寺留瑠戒壇碑一首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一首

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鑿實廣州牧馬揔以疏間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衮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河東史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田集注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惟集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

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奕後五
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
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
貞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以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
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人之
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
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州集作
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
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
傑異父乾毋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
授以實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負來文粹如水之
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

言積億着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
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扣黑而迷仰見斗極得
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東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前人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
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
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
哉坤軋定位而聖人之道叅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
味也同德輪轉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群生
罕言性命世衰而寔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
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
法弘以確集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
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羅集於

若者證業以銷寃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
際陰助教化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
及曲為調柔集作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
之大群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為世導師焉
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其巨焉戲十
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
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鍾蘊聲和至集作斯應陽燧
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
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
之門名自外得放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
為心經行不倦愍彼南嶽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
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集注者知
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漸集作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矇

恫開荒憬潛革

集作

華

非

邑

中

長

者

十

方

善

衆

咸

發

信

願

大

其

藩垣法堂

四

阿

復

集作

股

作

引

僧

舍

身

心

怕

寂

象

馬

交

馳

隨

其

去來皆得利

益

踰

嶺

之

北

涉

湘

而

南

仰

茲

高

山

知

道

有

所

在此地緣

盡

翛

然

化

俱

神

歸

佛

境

悲

結

人

世

自

跌

坐

而

滅

至于茶毗

三

百

有

六

旬

矣

爪

髮

加

長

容

澤

差

衰

真

子

號

呼

圍繞薪火

得

舍

利

和

珠

璣

者

數

十

百

集作

百

十

又

焉

於

戲

肖圓方之形

故

寂

滅

以

示

盡

入

菩

提

之

位

亦

集作

故

殊

相

以

現靈

集作

虛

亦

猶

鳳

毛

成

字

麟

角

生

肉

必

有

以

異

不

知

其

然

於是服勤

聞

法

之

上

首

曰

甄

叔

集作

亦

乃

率

其

徒

圓

寂

道

弘

如夷如海

等

相

與

枚

淚

具

役

建

塔

于

禪

室

之

右

端

從

衆

也初廣公

招生

之

辰

歲

在

丁

巳

當

玄

宗

之

中

元

也

生

三

十而受具

更

臘

五

十

二

而

終

終

之

夕

歲

直

戊

寅

當

德

宗

之

後元三月

既

望

之

又

十

日

也

後

九

年

其

門

人

還

源

以

為

崇

塔以好集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

謬謂余為習於文者故璽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

德音與時寔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于金石傳信

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

文曰
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為禪至道不二至言

無辯心法東行群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

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

寥集然依高山之隅為法來者百千人俱稟民啣啣戶有

犀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為一乘

散為萬行即勲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死即

我休集非依生集非我樂集生集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

付屬其誰等空無導後覺得之像集閱靈集虛集作集塔迹留仁祠

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前人

佛法在九州聞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枯集本依集榮利集像

章本作汨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

力集無集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宗者清涼山南方之人剽

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莊嚴

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律公為上首律之後

雲峯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

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為柳之右

姓兆形在孕毋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

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岫嶠山從

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皆當時大長老我入明

門不住諸乘我得集行集覺路徑入智地集屋集室方丈名

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臯之鎮湖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之凡建寶幢脩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別既集無即寂而現集依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耶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二葬于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異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瓌與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辭乃作長句偈以偈集無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天有道集依非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集依以律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

徒宗奧旨幼無童心至覲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集依五里陶侃集依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于嗟律席集依之名方與湘流而不已

魏州開元寺瑠璃戒壇碑 李輔

正覺出乎道而道以支分或得其儒或得其佛儒曰仁佛亦曰仁儒曰義佛亦曰義而佛之云戒義者禁人為非者也且事得其宜故將祭將征必設壇為禪以重宗戒者豈亦禁人為非者耶將事亦壇亦場以俵其限原筮者何來自前教祇園之初位序已立其徒一集無從之流我中原喻者既蹈而孛迷者不知其所界以其衆視而歸達者存而不習其從亦無不利我僕射廬江何公在藩之達者也功名既有四履來安迷職之餘岌然無事此寺主僧會恩法門之津梁也於寺殊構久以莊嚴去大和七年四月十九

日因公行寺白有瑠璃壇法請為地公公曰然其用安在
會恩言釋徒無住而有住相住相之歸戒壇為本金剛以
不壞悠久瑠璃取至淨為光持戒堅固洗心清明有如是
也若夫壇場之原乃與劫石而長存比丘之初非法無以
入善非趾無以出俗出俗歸真此其趾也故崇登頓以攝
威儀威儀既明定惠斯了居凡匪造履達方游在昔三聖
有言後生傳法莫不以為四生路廣人天業殊炎赫清涼
所乘異境先迷後得無患夫悔從悵悵而行聖人惻隱慈
者用是興悲義者於焉外護外護之仁非大君大臣不能
以有施解極之理要道斯存伊釋命微罔能弘綽公曰然
定惠之深吾所未極惻隱之際儒釋何殊且或一作利用
生成成亦道一作人之理因令除地約界俾築壇其心命
曰莊嚴之度締構之工一以予之之度土工懸告公乃有

其真俸以成梓陶之具俾會恩錄之一歲而壇上下俱構
貫以琉璃燿之丹漆疊午文房張軒達戶如龍之蟠如鳳
之騫燿縮撐盧觀者動一作然神冥其隅珠內其頂重級
頌平大光輝映初于東序擬議東方法生於東我願無已
寺德又言前有三門旁有二樓二樓三門可以加飾公曰
然其亦瑠璃之壇畢會恩請事公遂奏置義壇以資法侶
行者不囊一錢居者不輸毫髮樵蔬絲穀仰公私廩先治
一作法是 一日有瘖僧就筵後法一日而瘖僧遂口寺者以為
祥感之應其然豈不然耶輔植業於儒異門釋氏其間等
級尚較故希有數揚之聲今此抽毫以公有命且序釋氏
來告之文非有準繩非多要贖亦蓋之而已矣在書有序
在物有容事立功成宜論篆刻述者敢廢斯文銘曰
崇維祇園在藩之東爰立其壇有隆一作其壇 有豐賁以琉璃

覆之穹隆上高下厚中焉有融有融伊何鑒彼威儀寔繁
茲構童童耆耆在昔初法築之締之及今一作命大輅斷斯
礱斯妙取天巧固擬神保論是機祥求資壽考無此端本
定惠不生無我明公追琢不成都茲介福肅彼緇英涉級
東方未載厥名

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 并序

李演

天之高也曰星垂其耀地之厚也山嶽鎮其維人資三才
之靈挺五行之秀粵有邁德宏域融神慧境焯迦維之絕
照挹甘露之玄津配名嶽而求崇晞扶桑而不息則慧一作惠
遠法師其人也法師鴈門樓煩賈氏釋道安之門人其英
姿朗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裴氏傳固以杳映前秀鋪
鑠令聞灰心土骸而神機天發金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
取無捨而律儀冰澈不滅而禪性暉如抱德不生場和而

浩類洗心潛靈淵炤而遠方翹首修不共法而常一作恒軫
大悲薰緘若智而富諸梵行故能誘納衆善沙汰群疑萬
流仰海而同歸一雨施物而咸潤可謂阿摩勒果實從中
生分陲利花性非外染矣自晉氏太元九年法師始飛錫
南嶺宅勝東林世更七代年垂四百流芳遺潤金鏘玉振
當一作權時之羨虎溪爲釋氏龍門挹千載之風匡阜擬
摠紳闕里皇唐貞元十有一祀江州刺史馬翊嚴公士良
秉明德以分符宣中扣以述職上贊緝熙之化下臨擊壤
之人以無爲政克用其民一作政政克用又巡繙外野指途中林
敷衽禪關式瞻遺像喟然嘆曰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
斯德也江海無以臻其極彼瓊行纖節尚崇植楹庶正位
居室噫尊羨若茲而寓形在壁俾珍儀掩翳清光不耀豈
斯德允元之旨乎乃與寺之上首熙怡律師圖之將權一作建

勝字且示實相律師久儲于懷果協其素旌義樹善二謀
同心悅徒勸工成之匪日繡薨翼其雲聳聳容儼以景彰
觀至道者存抄像乎鏡中味微言者得玄珠於意表豈止
惠議攝一作英姿而雨汗仲堪仰素風而心醉哉故非夫
遠公之至德不能譯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澈識不能
立清祀揚妙軌篆芳金石敬贊二美銘曰

粹靈純論一作是一作惟至人含德摘曜升陽發春道光

海域幽迤嶽濱六髦棄敵八士辭巾緣徂物謝跡留事往

百億神遊怕沙化廣昭昭遐軌泠泠末響慧日疑暉白雲

翹想曠哉明牧遠味芳風思覲遺像求之列壙爰構一作

棟宇式是道宗旌休垂洪地久山崇一作皆續廬山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八

釋十九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一首

彭九隴縣再建龍興寺碑一首

宣州新興寺碑銘一首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一首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 盧簡求

粵若大師示滅之四月院主僧法昕萃諸門人授簡於簡求

曰若之師深索禪悅為本宗之門人前時來謁我師一言有

得今將以是月十七日謹護法器藏於靈龕紀徽烈於樂石

者非子而誰歟簡求於義無文字之解辭不得已乃粗舉

其要以備用焉師諱齊安知者謂帝系之英高門之出先

人因難播越故師生于海汀郡焉深避世榮終祕族氏尊

其雅尚故亦不書在胎而夢日兆祥既孕而神光下燭數
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其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隆
之業其在斯乎及壯亟請出家父母呵止之師曰祿利之
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耶珪組之榮止於家爾濟
拔之利不其廣耶父母感悅而順聽遂依於本郡雲琮禪
師雖勤勞謙默和光同塵而螢月殊輝雞鶴異態矣當年
受具乃詣南岳知嚴一作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非修
非證雅會真詮後聞南康之龔工山大寂大師隨化度人
慈緣幽感褻足振錫不日而至本師奇而悅之乃以辯惠
暢其指歸俾於剎那而登妙覺及大寂蛻去盡力送終後
遊於他方爰弘般若且曰胎外濕化無非佛種行住坐卧
皆是道場方便隨迎各安性類妙心法眼其有限乎元和
末師春秋已逾七十而居于越蕭山之法樂寺寺古製陋

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宴坐時所於海昌放生池墻廢
地擎葺禪居焉脩廊大殿彩壁層甍足留自屏鱗介成若
昕謙不自有延請我師慕學之徒從而至者日比百數迨
今委化年整二紀釋子仰食信士檀施杭徐糗餌蔬果館
糖無精麤之分別無凶凶禮之隆殺星驅阜積莫辨誰何非
冥報勝因何以臻此師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留眄無傾
聽如此者蓋有年矣每五日開法四座屏氣直心示一作體
引經證心法外無言叩之即應不分迷悟矧勝負之機耶
不有定惠矧是非之相耶與夫顯神通而振道業者固相
遠也而又法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毫紺垂顱骨圓管望之
者如仰嵩華而揖滄溟曾不測乎高深深者也高於戲德
攸天縱為傳教之法雄道實生知蓋積習於聖位聆其風
者皆曰不可思議粵以會昌壬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泊

然宴寂俄爾示滅先時而竹柏盡死至是而精彩益振爰
有清響叩戶祥光滿室如環珮之鏘鳴若劒戟之交射示
現之相豈由於我哉嗟乎流禪河於法海寧有盡期詮群
品於三乘同歸聖果今也徒瞻相好求闕輝容橋壞玄津
雲霾瑞日學徒信士哀可旣乎是用追採遺言重宣教旨
銘曰
人心常靈法證一依常明定惠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
自師歸寂一作自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奧
義迷者見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即是處醫病未除徒
勞迴顧我行慈悲示爾蚩無鑿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言
一一真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彭州九隴縣再建龍興寺碑

陳會

郡之雉東方萬楹橫空屹然麗譙之欲造乎天倪者某名

曰再建龍興之佛寺焉厥初寺號大空天授二年爲大雲
我唐開元中詔號龍興會昌五年廢爲閑地僧莪巾像示
滅鍾聲絕耳樓臺爲薪吁乎表成毀衰之數者其實在

焉然而不知言者徒行咨坐歎以爲吾釋門之大教將灰
燼於今日矣殊不知流濁者攬而清乾多者斂而精縣是
未經歲我皇馭九土懷八荒以爲我之提大化也無欲其
一事之不得其所於我也而况釋之教毗我之爲理者深
可取焉弘大法則生死皆無是鎖我之七情也推小乘則
禍福皆有是割人之衆惡也惡之興我刑止於殺惡之釋
我刑惟其生繇是澄上流禁浮俗曾何以異我之理焉繇
是我負袞玄郊而復詔天下使率土郡府各復其寺寺之
數郡府有差釋之數男女一致其於夫彭爲郡得復寺之
二焉二之數龍興居一一寺度僧三十選精進一作行能

臻不二之門者居其右焉開須達之園者抑其次矣謹住
持善完緝使材無遺用衆有所歸有一心紹前構不瞬目
使其寺如從 踊出者其慎選得人力焉其始也披蒿萊
刈榛莽重疊敗棟草創危梁嚴贊頌晝夜以聳其信心示
因果教化以開其衆意既而遠近咸萃耆艾必疑作臻疑淡月疊
旬資糧山峙嘯良工度貞木繚以周牆七百餘尺一旦二字疑以
備廊間百十四然後中堂雲構三門洞開儼八臂之瑞容
施丈六之金質崢嶸曜落 哉飾邃宇而鳳欲狂飛抱危
梁而嚙將拗力吁手竒窳瓌麗固不可一二言之也况乎
別開講宇周繪四牖東序設以盛神部伍合杏西廂治施
無畏常粹慈容然後做以天途寫其地府笙鏞鏡鉞常聞
真界之音鼎鑊砧碓盡載鄴都之苦是使即之者勇善望
之者悛惡誠象設之多岐亦箴規之別戶者也况創浮圖

建寶刹請金口之妙典萬軸玉崇銘佛頂之具溝疑幢珠綴
是知摩勝建寺豈滯有爲如來葺門寧妨無着以因是復
寺而破性相者以爲空寂兩忘方歸真諦性相俱在未入
抄塗如是則理乖圓對法闕影從俾迷方者盡不得出於
三途溺川者何緣極於五行茫八表盡縱心猿浩浩群
生誰調意馬因知空寂與性相同途性相與空寂易軌非
性相無以臻空寂非空寂無以見性相是知性相爲空寂
之筌蹄空寂因性相而超度如是則寺不得不復道不得
不弘捨之不可猶四教之在躬爲之則無何三乘之別載
大矣哉釋教之復興者其於誨誘弼化不可得而名也而
况彭門地控山河俗多獷悍邪正相軋是非豎明雖五刑
具設誠足以攝其威而百法俱陳固可以斂其惡予剖符
是郡星欲二周守成之下螟騰望境而他飛行化之物商

旒乘風而杏至以是公多暇日因諾衆長老與鄉之鮪老

之請而書復寺之歲月以廣其一二焉銘曰

吾皇混一三教方復建仁祠復之多少方其數甚宜不屈
土木方不奪耕機吮筆糾窮方日用不知上或以之爲定
制方不熾不衰寺之一復方衆知其非

宣州新興寺碑

盧肇

至哉邃古已

集作

來天之末錫正命者其唯帝唐乎聖祖

神宗光啓土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

以慈儉後天下仁居惠往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厲

深心跡泯者而厥功亦在夫常善救人常救物非至德

誰能

二字集作其孰能

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寶祚延洪

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爲靈根與群生共有叩真空而

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之盡性

齊萬法於物我哉是以沉善惡乎洗

集本文粹並依澆

妄之泉擢

枝莖乎植性之園常令學者崇飾

集作

精廬顯有唐

二本堂

皇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群生罔不開悟且

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曷有列刹聒

乎霄顛飛薨麗乎陽光瞻彼玉毫儼然金地暈軒鵬眈岫

聳雲攢遍于州都若斯之羨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

四年旣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

字公羨河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擢造士甲科登

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雄入

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官則齊驅驥騄視民部則克阜生

齒至於調入王府貸出水衡洎陟台司亦勞厥事凡三拜

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慙視史

二本依史

揆路旣長乎百辟荆門復平乎水土公降由辛未歸以甲

申為唐碩臣依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所至之邦必
興脩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緇會難有設疑以試
公者曰三界虛妄群生顛倒可二本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
為智慧可二本何化凡愚胡為乎公之區區徒自撓耳公曰
嗜珠玉在櫝塔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則踐其闕分
塗而往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已則至其所至
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也如是三界信真實群
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壞貪遺名去利佛捨有漏而
思住二本無為耳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慧解彼
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撓吾真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
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見因果畏陰騭者不為
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增繫增乎其時洎斯橫教也
行乎諸華愚人畏罪以損其惡賢者望福以增其善增之

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
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
之者殊塗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
古莫有其法號為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
不宜使蚩蚩庶類由古迄今若斯爾之文粹若斯之者

設使集依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為鬼為域乎夫

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之
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肇啓法不齊二本備聖人

繼出代天為工結繩畫卦質文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

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為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
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

亦二本無亦字下同無金星人亦無金用龜亦無金兆物亦無金

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

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而立佛二本無此四字聖人也考精

神之原文粹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于群生群生受之

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其然也

於是問者蔚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

崇基廣厦文甍雕甍鞠為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澗瀆二本

整作祥煙翠藹二本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

人相鼓以力二本請先立之于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

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曆初有禪師巨備南

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網集明實相際於

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于道場西北其旁

有藻律師居之建二本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

之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為寺彼皆智慧傑出

親啓山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

寺雖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鬪谷中拔大樹三

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

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

中桑林不暮年集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螺拏六扇月

照金鋪勝絕集一源繚牆百雉繕脩多羅為攝受置無盡

藏為莊嚴窳窳幽邃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

隸僧二文粹十人今其存者大半構欵立門有軒有廡則

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

從省禪門貞會著其功善集檀施備修房廊學于三時旁

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明則泊法

林起愛皆以禪學為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植淨行行二本

依得泥洹二本妙旨一日二字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

于新安余既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苦二本修持

行一依

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幽仁寶懷賁從儉惟恭

文明

文輝

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

惟勤志弘玄操與前輩又為三

二本

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

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

之墅為地藏香火定中之謀始于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

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為文

二本

曰

弈弈新興敬亭南蓋鉅構崇基崢嶸擘煜伊昔既毀

二本

神愁鬼毒洎將再營

二本

天人合福施有連龍其怒則觸

助作棟楹拔此巨木雨運風移騰

文粹

依

川跨陸神恠勳

力老幼同心蚨翼飛負龍鱗布金揭立赫弃化成嶽峯玉

礎方文花臺百尋日明香剎雲生寶林太尉裴公聳其學

者弘以成光甘露披灑示厥有為取難捨必有精靈扶持

大厦小儒刻石有慙史野末言歌之庶近風雅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

公乘億

蓋聞妙諦惟玄不可以一理測真筌至奧不可以諸相求

隨萬化而泯色空而不生不滅超三界而越塵垢故無去

無來此乃不思議者其惟西方釋迦牟尼佛之謂乎伏自

教傳西域化被中原漢明推入夢之祥梁武顯施身之願

語其大也外不見須彌之廣言其小也內不知芥子之

微斯乃梵壘

疑

然代代相付肇自摩訶迦葉迄于師

子尊者統為二十三代而後達磨多羅降於漢土至能秀

分之為七而後苞披葉附派別脉分豐真宗不泯不滅者

則我大覺大師固有系焉和尚姓孔字存獎家本鄒魯即

闕里之裔孫也乃祖乃父因官隸於蘇門歷祀既深籍同

編人和尚以無量劫中修菩薩行及茲降世豈同凡倫當

衣絲之妙齡蓄披緇之大志未踰七歲即悟三乘啓白所

親懇求剝落遂於薊三河縣盤山甘泉院依止禪大德號

方一有字乃親承杖屨就侍瓶盂豈顧全身惟思半偈大中

五年伏遇廬龍軍節度使張公奏致疑作壇場和尚是特戒相

方具而後大中九年再遇侍中張公重起戒場於涿郡衆

請和尚以六踰星紀三統講筵宣金口之微言示玉毫之

真相三千大千之世界靡不瞻依十一十二之因緣竟無

凝滯禪大德玄公者即臨濟之大師也和尚一申禮謁得

奉指歸傳黃蘗之真筌授白雲之秘訣所爲醍醐味爽作

灌頂以皆醒蒼荀花香纔經手而分馥一旦施辭舊刹願

歷諸方西自京華南經水國至於攀蘿冒險踏石眠雲經

吳會興廢之都盡梁武莊嚴之地無不追窮聖迹探討禪

宗後過鍾陵伏遇仰山大師方開法宇大啓禪局赴地主

之邀迎即常言會天人之供施而陳奧義衆莫能分和尚立

以剖之如刀解物仰山目眇擊指稱歎再三遽聞臨濟大

師已受蒲相蔣公之請纔疑省侍飛錫而遠及中條尋獲

參隨致林疑作而將渡白馬當道先太尉中令何公專發使人

迎請臨濟大師和尚翼從一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而乃

止於觀音寺江西禪院而得簪裾繼踵道俗建肩曾未暮年

是至遷化斯蓋和尚服勤道至展敬清深無乖靈堵之儀

克盡茶毗之禮去軋符二年有幽州節度押兩蕃副使檢

校祕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董廟及幽州臨壇律大

德沙門僧惟信并涿州石經寺監寺律大德玄嶼等咸欲

指陳盤嶺析請北歸和尚欲徇群情將之薊部晨詣衙庭

啓述行邁先侍中丞韓公之叔曰贊中遽聞告去撫掌大

驚迺曰南北兩地有何異也魏人何薄燕人何厚如來之

教豈如是耶和尚辭不獲已許立精舍韓公之叔常侍及

諸檀信鳩集財貨，卜得勝槩，在於南甌門外通衢之左。成是院也，有如化城松栴，將杞梓俱來，文石與砥礪荐至。重廊複道，竹翠松青，四戶八窓，風輕月朗，和尚樂茲幽致，用化群迷，開解脫門，演無量法，能使天花散地，水月澄空，常與四衆天人皆臻法要。六州士庶盡結勝因，豈謂一念俱尸，奄從物化。斯乃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也。享齡五十九，僧臘四十一，有親信弟子藏暉一依行簡一以主喪。一以傳法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真身，用觀法相，闔城禪律繼踵爭來，四遠簪裾連肩悉至。於是幡花蔽日，螺唄喧天，火纔發而雲自愁，薪不加而風助勢。三日三夜號禮如斯，於香燼之中得舍利一千餘粒。諸寺大德各各依禮請分，供養鳥戲雪氎如故。其儀宛然，捧一履以徒悲，仰雙林而莫見，遂建塔於府南。

貴鄉縣薰風里附於先師之塔志也。億到職之初，曾獲瞻禮法主大德藏暉，不以億才業庸淺，具聞於我公，相請撰斯文。億秉筆惕然，得盡蕪鄙。銘曰：

傳如來教，厥惟大雄。百千劫外，方丈室中。慈悲是念，色相皆空。端然不動，豈染塵蒙。其一矯跡三界，安心四禪。身雖是假，道本無邊。璞內有玉，火中生蓮。傳法何處，隨其有緣。其二越絕支道，匡廬遠公。高情遠致，跡異心同。既離邪縛，肯處凡籠。松軒竹徑，空悲夜風。其三我性不動，我身就燃。果得舍利粒粒，珠圓幡花。艷閃螺唄，交連唱偈。作禮聲徹，梵天其四寶刹。新建招提，舊蹤蓮芳。不見葱嶺，誰逢響亮。朝磬清冷，夜鍾歷千萬。祀傳我禪宗。其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九

碑二十六

德政一

德政碑凡二卷英華所編
先後之次今工之

隴右監牧

集作校

頌德碑一首

河南尹張公碑一首

淮南節度使崔圓碑一首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一首

隴右監牧

集作校

頌德碑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一廐馬二百一十六應軋之策也六廐成校五馬集粹一駑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駑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富一作文景儉一作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廐馬有四十萬疋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二本無胡馬入洛蹴踰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大唐接

周隋亂離文粹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文粹有得

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徒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

焉而弁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

馬至七十萬六千二本無此二字足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

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輻負千里猶為隘

狹更拊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

下以一練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

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圍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太

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

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膺二本善畜之

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廐使焉即開國霍公字四

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

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理集作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

之列文粹清明虛受察含冰鑑籌謀先覺慮出蒼龜竭無私

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

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鍾鼓弟賞

堂邑見東方朔傳二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函二本分

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衆子垂髻則抱拜朱弟二本

聖人之見之二本無也必猶爾為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

見之二本無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

全而德不形者也夫其處二本作身則立無跂疑依破國正也視

無還端也聽無聲二本作成也誠也言無遠慎也國有憂未

嘗二本不戚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

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廷

令遠行於坳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辯其事

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

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頓人夫藁穀計八十萬功二本圍

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千石以

檢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駱馬錢九千三百貫

以窰隙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十斤以牧絹繕

工其政四也時筒麥首宿一千二二本百頃以交蓄御集

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秦集置本牧二本

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

死畜貲縮八萬疋往嚴道市楚僮人集口以出滯足人

其政七也五使集長戶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

以勤農却輓其政八也敢問監二本牧之事孰能如二本

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

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承風之成事竟

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

命舊史書功吟咏二本瓌竒篆刻金石秦沂渺渺尚想非子之風

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方聖之君四十三萬方馬為羣塹沂渭方垣隴

坂飛黃阜方昆蹄苑山崆峒方水鳴咽泉噴玉方草汗血

聚如華方散如雪性既馴方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

龍方祭天地和鑿發方文物備維帝皇二本之七德惣戎

馬方威萬國絲髦翻方金介直二本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

之舊今天王大二本駕方仗黃麾太僕駮乘二本方展輅

儀舞月駟方蹠雲螭神惆儻方志二本權竒騏驎溢野方牛羊日多

子孫榮位方恩寵如何頌皇靈方篆全二本鼓萬斯年方群玉府

此篇集粹所載如堂邑作京邑駮雜作馭駱之類皆印

本差誤逐項各注非字當從英華元本

河南尹張公碑

韓雲卿

惟唐六葉歲在乙未兇臣肇亂殘毒生靈穀洛之郊七年
方平宮廟燔夷府寺為墟陰燔疑作燔轉于原隰麋鹿遊于
街陌天子乃命河東郡侯延賞尹於東夏恭惟河東虔稟
聖謨清默無為外務經簡內無讒禧勸沮以仁休息以和
視人猶身視邦猶家一年流亡磨至二年土壤咸闢三年
公給人足家有餘積疏達河渠導塞提一作提封溝洫化為
通川山水流于郡國乃立宗廟乃建一作構寢殿變立墟為
閭里散災侵為和氣公府若虛戶庭不尙牛馬產畜牧馬
不羈居守四年遷官罷鎮東人父子孺獨窮老若游魚之
失於淵栖禽之喪于林於是河南洛陽洎甸內二十二邑
長守將校及佐吏耆艾三軍之衆相率琢石頌美表揚仁
風詞曰
惟皇統極繼業嗣聖兇臣無君矯衆犯順都邑殲殘化為

立樊於烈河東受命緝熙守一含光體醇忘機以禮伐一作刑
以簡重威政得其恒物遂其生措置典刑士吏自清弭廢
鞭笞黎甿不欺芘芘榛楛變為禾黍氛侵蒙蒙散為祥風
乃設堤防禁遏溢暴湍悍安流時無水禍乃疏河渠寢枯
決渚河渠既流山木浮浮灰燼之中再立清廟荆榛之下
再闢高殿人不知役公有盈羨風聲沛然大化四流歸朝
執憲惠一作專贊皇猷我有牛馬牧而不羈我有兒童路不
拾遺泱泱田疇疇能繼之洪惟夙古淳風揚揚下及有周
亦稱二南烈烈河東實嗣其風

淮南節度使尚書右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并序 李華

在昔一作昔召公相武王除人之虐一作除敷命帝庭一有周佐

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

崔公亦一無亦字相立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

紹享天命事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郊一作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

同勳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

昭明不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

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

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敷一作于王庭

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參軍再遷司勳員外郎丁太夫人

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劍南節度留

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

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膺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度

採訪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為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

弼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

行寇若霜藁鼓燎無餘一作帝曰吁朕用中書拜趙國公十一

字一作帝曰爾圖實協朕公拜稽首臣敢上冒以負天明命

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傳

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

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勳扞一作今公獨露奏

慝用輟興轉吏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逸一作夷艱一作江

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幄戀慕之極至于涕洟一作

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候一作駕建旆將馳者臺泣訴

吏人遮道即日請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論而行至于

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見于

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右一作僕射遂淮南之請

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省少監兼廬州史刺長樂賈

深四有文有武文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升聞戴

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右之族臨人和惠

老幼一作歸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敦王德澤崔公封內我

是以安其人一作不銘其德不可謂賢華嘗叅公遊咨以

為頌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

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為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為周賢

侯史克頌垆一作野敢附其風前以書公不朽故褒大臣

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唯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

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

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中一作思崔公烈烈郁郁

以邕以肅乃統淮服洎江之澳一作闐闐長較霞旆霜鏃蠹

爾兇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

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為朕腹心寧其求呻一作味吟

思崔公入覲于王鑾一作聲央央珮玉以鏘秉珪奉

璋公復于揚四牡其驥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

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刊

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一作皆唐文粹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集作沂國公魏博德政碑文銘元稹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

魏人思之因守臣懇狀其德政乞文於碑集無此二字爾司予

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祿山以

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劫繫郡縣偷閑據京天下掉撓

肅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伏集伏或叛更

立迭奪廢置征伐覲見集朝覲賦入之宜皆自為意五紀四

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瀆之地承嗣卒

以其地博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既而季安悍誕淫

驕風勃蠱蠹發時

集作則

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往往顧妻

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惴悸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

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

諫始十餘歲衆襲故態名之爲副大使而家臣蔣士則逆

虐用事士衆不分伏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與博太孝敬於

軍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爲將師乎聞者

皆踴

集作躍

躍一朝牙旗下衆來捧附與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

去乃大言曰璽輩即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許吾取

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道從我乎皆

曰諾遂殺蔣士則等十數人以興知留後事移懷諫於外

明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興乃圖六州之地域

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下至于都邑吏人

集作之

廢置盡獻於先帝先帝詔興以工部尚書長魏博相衛貝

澶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於興且以錢一百

五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者羸賑

乏困褒姪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

邪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爲者斥去之先

帝曰興吾六州之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弘吾至正不亦可

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諸賔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弘

正始求副節度已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雖功勳將

莫不乘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賔禮先是諸將之外

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以爲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

礙出入以爲密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

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

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十四

集作四

里且役衛功三萬

餘詔弘正議之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

弘正曰魏於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特與功以教人讓魏俗丕又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以其首歸於弘正弘正入鄆而十二州之地平以功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侍中其年八月朝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遺之又明午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德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為盧從史李師道所誑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受畏感慙不克來覲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內出吾詔

詔弘正為中書令節度德棣

集無此二字

於鎮且詔父子皆為帥

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至自

集作自至魏魏

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

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為惠政二

曰法為善政三曰謙為和政二德一曰忠為令德二曰孝

為吉德今弘正獻魏傳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

冀不測之泉可以為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

羅軒冕可以為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東縛誅

集作末

而游之

歌而舞之可以為仁矣始初山東逼越廢怠而制之舉而

用之可以為法矣始初山東傲狠侵取地以讓之功以助

之可以為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

臣請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懇銘之石用申約束

銘曰

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數通集甚明亂則隱約

理由亂生既理復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既理集既平

高祖太宗不荒不寧玄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三年奄有

丕宅始視燕冠胡鷁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為所細所忽

忽焉而惟四石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尅乘其

淫驕乃伐乃殛爾視羣孽胡為而亡集潛集久而大頑昏

暴狂爾亦自視胡為而昌畏茲集逼惻求集思悠長

曩爾之有集既克而有集既克而有集在克而守惟

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寄崇無忘辱諾我雖平寧無忘燕

寇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七十

德政二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一首

徐襄州碑一首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

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塚言臣常守土江西目

觀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

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

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統于衆上冊集

功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

貞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羨大其事牧伏念天

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泉蔡闢為章句

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日跂而欲
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
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方行
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
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
伯理集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探
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
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明詔刻丹
理効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
道也謹按帝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
後周封鄭國公鄭公曾孫幼平為岐州參軍生抱真為梓
州刺史生政為漢州維縣丞贈右諫議大夫維縣生武陽
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

史殿中侍御史佐裴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
居即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
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
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
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
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
少尹連拜檢校秘書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
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
故事請釋不誅公再拜集無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
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集無後集無外而誰不為叛因拜
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
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師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
與梓州殺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

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土控百
越爲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爲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憂
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
人無固志傾搖憚急不爲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
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代山取財堆壘億計人
能爲屋取官財毛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至載酒食以勉其
勞切若艱勤曰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
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廩名爲棟宇無不創焉集作派湖入
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汙壅築
堤二有平字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
田一萬頃益勸桑芋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
周年成就生遂手爲目觀無不如志公之爲政去害興利
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何輔以徑術仁接智誘慈

毋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
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
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
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肩於
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
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
夾政死無處所曰天使無集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
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賞貸付與月集日載

酒饋如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
幾半重樓如詩羣羽錕以長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
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芋俗所未有
周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

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詞寵假武陽為人慰思
訓勸守吏勉於為理

徐襄州碑

李騰

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于襄十四年詔銜
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為御史大夫自始去襄于茲六
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養育教
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請聞于天子刻之碑石用
昭示于無窮于是天子嘉公之勤詔可其奏明年二月襄
之父老請詞於公之舊軍副吏一作太常少卿弘文館學士李
騰曰凡紀公盛德玉績文于碑石將傳手百千萬年宜用
聞見詳熟者則得其實騰固淺陋今適職宜為之非以
文用其敢於是承命退而叙之公名商字秋卿家世儒門
格源長波流芳積潤自十五代祖諱欽十四代祖諱某兩

世繼為中書侍郎十三代祖諱湛十一代祖諱孝嗣間代

繼為太尉南朝之盛具在南史本傳生公七世祖諱文遠

隋朝為國子祭酒皇朝為國子博士儒學尊顯名冠國史

儒學篇高祖幸國學召博士講論春秋諸儒莫能對本朝

司刑卿退謚忠公諱有功即公五世祖也自中書至司刑

十葉服冕乘軒重榮疊慶尤隆赫顯無與為此司刑當天

右時累為法官用法平恕常以潛德陰功論出枉陷力排

酷吏之勢盡忠竭節以保護皇室公能嗣之炳為元臣初

公少時工學暇豫不為嬉戲嘗以生民休戚為己之任凡

所經涉郡國土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

病無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治當必為良吏矣始舉進士

文宗五年春考登上第陞朝為御史會昌三年以文學遷

入禁署宣宗以北邊將帥懦弱不武戎狄侵叛公時為尚

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旨尋授河中帥節
又移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居多而未
嘗履趨覲之迹舍光蘊德容貌若虛人皆汲汲我獨委順
嘗任殿中侍御史丞入中書白事執政因問徐殿中果何
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禮部員外郎缺諸公見
言其所言者或一再來詣某有三至者徐殿中亦在薦
中足未嘗及其門殆真賢人歟子言是也卒以禮部與公
公始爲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使絕塞則用前所蘊蓄道
以寬恕爲本本于誠明吏民畏公之詳達而不敢欺戎虜
感公之德惠皆願和服其來鎮襄陽也亦率是道故暮年
而仁信敷再暮而刑政省三年而帑廩實四年而禮義興
風教備問民之所病及願欲而不得者必盡去而皆行之
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八今具襄民之狀庶得傳其顯

實云其一曰漢南數郡常患江水爲災每至暑雨漂流則
邑居危墊築土環郭大爲之防繞城堤四十三里非獨築
溺是懼抑亦工役無時歲多竟憂人倦追集公乃詳究本
末尋訪源流遂加高沙堤擁扼散流之地於是豁其穴口
不使增脩合入蜀江渚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古不得與襄
人爲患矣其二曰襄陽當荆鄂十道之要路公私來往充
給寔繁是必率配行供假借辦賄求利歲月不堪公乃悉
用官儲創署什器富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憧憧邑
人信皆不知矣其三曰軍人百姓窮困者多投狀陳論苦
於從前債利蓋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例不許停至于襁累
難徵有加無減遂使家傳積欠戶率催足延及子孫例無
放免馳走無路怨憤難伸官中曾無所收私室常被攪擾
公乃縷悉上奏放免獲依債戶既除寃聲永息其四曰承

前役納所田在田在城居側近者百頃統謂之馬禾比
每年配諸將官健出力營種率歲出功錢人不下六七百
例八屯將所由官田元無所獲徒遺虛監將額添市耕牛
破費甚多收穫無幾公乃廢却其他戎租與人每歲所收
却耕種之利租人皆獲利使將健永免工傭其五曰襄土
疆闊遠連接江山每至秋時常多寇盜張旗結黨夜出晝
藏謂之山棚擾害頗甚燒劫閭井驅率平人至于道途皆
須驚備公乃選擇少壯官健三百人別造營各爲補盜將
常令教習不雜抽差訓練無時以爲備禦每聞屬縣寇劫
當時據數抽行晨往夕歸夜發晨至皆是并賊捉獲更無
子遺頃挫賊心鄉閭遂泰因創造捕盜將營屋四百間分
爲左右中間開場點集列架置標別創一亭以爲教誡之
所奏立將額門當通衢過客行旅莫不興歎大中十一年

諸郡構亂起於湖南準詔衛兵同力剪滅漢南軍衛五百
人尅日成功實自捕盜威強之力又江西戎將毛鶴構亂
比諸道最甚收復倍難成功當時常寅僕射乘遽先至襄
州奉詔令差兵助發遣所差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
并差捕盜都將韓季友摠領兵士小路進發仍先揀擇通
引官衙虞候史慶中與韋寅僕射爲元從押衙賞榜帖先
至江西安存百姓遂收劫亂兵器甲及常僕射舟般至江
州其韓季友請捕盜將官健三百人開道公六路先去平
明齊到人皆不知機計既行遂半日內面縛賊將授首者
一十二人當日行刑傳首赴闕韋寅遂奏請且留捕盜將
二百人在江西并奏請權差韓季友爲都虞候二年之內
重修置解署城市皆捕盜將功力其六曰荆南中路有蠻
水驛地當卑下泥淖常多暑雨之時不通車馬皆是結棧

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編氓妨害農業繚繞甚遠兩縣
勞辛遂徑捷就高別一路度宜造驛水無差徼之虞又近
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日襄州兩稅每差綱官送納并有直
進膠臘其數甚多例屬新官豈免敗闕陪備差遣擾害頗
深每吏部注官多不敢受因訪問資綱大數可以資陪人遂
請度支陸運脚般馱到京遣進奏院所由勾當輸納既免
捐汙足帛又免上供失時襄州新官亦無差役之弊其八
日漢陰驛西舊有江亭一所迎送皆於此前後宰隘不便
筵宴所要鋪陳須至漢陰驛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豁難置
門牕重客居停全無牀幅結束非便寢止難安遂別構設
廳以備迎送長廊虛檻連接大廳恠石脩篁羅列其所江
波入戶盡舸臨軒信可謂勝遊之地也又重脩瓊閣改制
上廳夏清冬溫憩息宜便別開過路繚遠江亭主客歡迎

咸遂得禮因命新亭曰漢廣亭桂江所謂不朽之制凡公
之爲民除害興利若屈到之芟子反之歛文王之昌蒲菹
雖勞支體勤思慮含辛茹苦必行之未嘗一日而懈也故
制貧民侵刻之員罷疲卒奸濫之政公之仁也訓驍勇以
擒盜繕甲兵以備武公之義也具候館之器用豐饋勞之
餼牽公之禮也決高沙之壅徙蠻谿之傳公之智也免屬
官之綱致及時之貢利必舉害必除公之信也夫惣五常以
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之謂政功之被于物也淺即惠澤
易竭政之被于物也深則其久愈彰公之去襄六年矣民始懷
公之德政而追思詠歌之得不謂之被物久而愈彰公之
德乎與夫在治而民之謂者異矣公前治蒲亦由是德突
厥居特峨山者千二百人相率自外塞渡河歸附于公朝
庭以虜衆持疑兩端未即信納公乃召其酋長以恩信諭

之虜皆泣下釋兵解甲伏以聽命因請從齊魯之間隙地
以居之編籍爲耕民奏置備征軍千人日令督習無有他
役凡盜有卒發無不立赴者又教其軍積紙爲戰衣十五
百領矢不能陌歲饑人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廩發糶豆
粳麥賤出以救之完治城廨列樹表道用民之方疑作而厚其
酬傭濟活以萬數逾饑乃罷有禽俱巢于屬邑之樹其一
巢者爲鷲鳥所攫日暮羣鷲哀鳴異者聞之憫其孤遠往
食之愛均已子鵠長能飛而後去人咸以爲至德之感及
禽鳥焉故公前之治蒲其仁澤被于物也旣知彼今之若
襄其德政及于物也又如此庸詎知異日蒲之人不有相
率聞于天子而請公之德刻于金石以傳乎無窮哉亦將
必有來者矣謹繼銘曰
公德之容弘深粹立公仁之豐沉漬穠穠內愉外懌溥暢

昭宣政以之和民以之安在昔羊公惟德之理有碑于峴
寔表厥義烈烈顯德蹈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之繼之
者何愛民若子苞寒餽饑其急逾已日者大江滙至于民
萬門之命將盪而覆是寔是度惟公之規乃決巨壅大沴
以移公之來朝民法率衣公進就路攀車從公專馭醴利
無歸于私公長御史朝綱以釐帝曰汝賢汝可承弼公遜
不答退惟讓卑帝心益加會襄人來請紀公德刻之于石
帝曰賢哉汝真吏師政苟不息人誰汝思嘉乃懿績遂命
起之告示襄人謂爾咸宜帝德明聖爾言適時勿謂天高
其神可欺勿謂室暗而公不知善不善報惟其所施爾不
吾信視公之爲舊疑作民之生實公是營襄民之富實公是
覆漢波滔滔其注惟東公思在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
壽惟山是禱是祝期千萬年崇碑我我揭于峴巔民望而

思永貽後昆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七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